

高杉 繫著

續日本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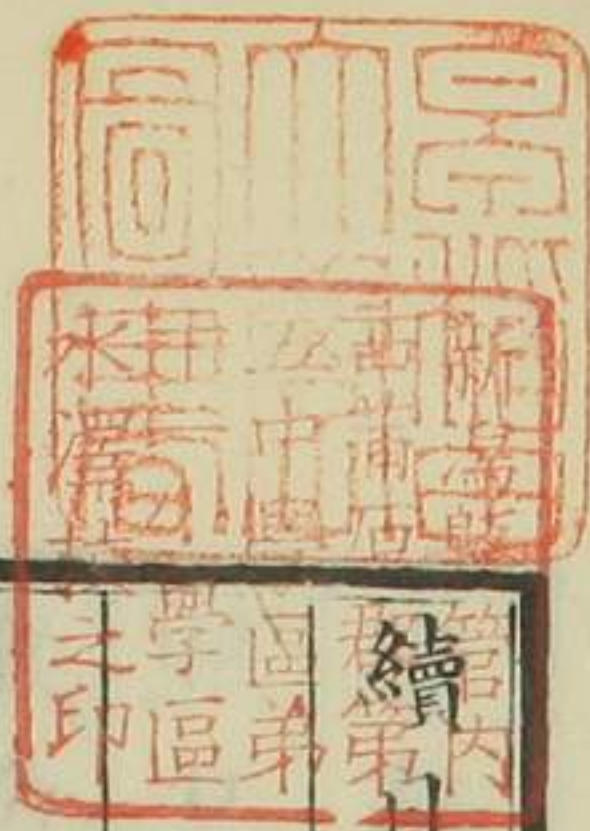
島津氏 毛利氏

六七

附 5  
4539  
6-4



伊5  
4537  
6-4



日本外史卷之六

馬杉 繫 著

賴 復 閱

天 皇 前 記

島 津 氏

蜂須賀氏  
兩池田氏

鍋島氏  
細川氏

續外史氏曰。遠察世故。近觀時變。未嘗不慨然而歎也。夫世道之不振。名實之不讐。以承久元弘為最。而新田楠諸輩。奮然致力王事。將以濟世匡名。事或不。成。使犬羊狐鼠之賊。遂吞噬中原。於是乎。世道名實

續日本外史 卷六

幾亡矣。至於織豐二氏。世道益移。時變千狀。乘網維  
之弛廢。逞鴟梟之貪慾。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  
測者焉。雖所為不同。其蔑世道。紊名實。以營私利。乃  
一耳。及德川氏之籠絡英雄。開府於江戶。迺曰。規式  
制度。一據足利氏也。嗚乎。是何之言耶。取法於犬羊  
狐鼠。所謂世道名實者。果安在乎。爾後二百年。未嘗  
聞有為之計者。如林子平。高山正之。蒲生君平。諸士  
雖唱義。其間欲以洗除宿弊。而不果。天下萬姓。不得  
仰日月之光者。蓋久矣。余觀近世之時變。至於嘉永  
安政之際。有不可勝言者。於是天皇宸怒。將舉膺懲

之典。幕吏悻怖。其陰謀不忍復言也。八洲生民。誰不  
被先王之澤。况天日照鑑。遂使幕吏暴辱於道路。而  
幕議猶與朝旨牴牾。厄及芻蕘。天皇宸憂日深。一日  
四方志士聞之。西東出沒。欲以安宸憂矣。然大率烏  
合魚集。影響不定。或罹幕吏憑怒。遭竄就戮者。前後  
數百人。頗嘗其慘辣。蓋德川氏之指斥志士。不啻如  
馬屎牛尿。惡之如蛇蝎也。未嘗不毆而竄戮焉。以為  
自得法矣。何其反耶。於是天下侯伯。重踵屏息。莫敢  
言勤王之事者也。島津氏以英偉之姿。雄睨當世之  
大勢。奮然挺身入京師。如揭炬。暗室。迺欲濟世道。匡

名實維持王憲於萬世之下矣。毛利山内二氏亦相踵入京師。俱鼓舞四方志士之義氣。振起天下侯伯之誠意。使之與偕匡濟將亡之世道。名實其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遂贊成中興之天業。使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亦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島津氏為之倡焉。能至此。論者或有比之藤原鎌足者。鎌足昵近王室。用詭計斃兇奸。何其易乎。如島津氏則建基於西南海隅。遠獻策中原。而堂堂之論。整整之議。獻替可否。不遺餘蘊。以拔千載之宿弊。當時公卿侯伯之勤王事。概聞島津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島津氏。

可謂曠世之名臣矣。故余叙天皇記以島津氏為前驅。云。平五世。賴朝。初賴朝在伊豆。寵比企能員。妹島津氏。出自源賴朝。初賴朝在伊豆。寵比企能員。妹丹後局。局生二子。為嫡夫人政子所嫉。挈二子出匿能員家。畠山重忠憫之。養其長子。又三郎為女壻。名忠久。建久七年。忠久奉賴朝命。出為薩摩守護。以避政子猜忌。尋討平大隅日向城。鹿兒島而居焉。建仁二年。北條時政殺能員。乃矯賴家命。罷忠久。薩摩守護。忠久不應命。弟忠季在鎌倉。折節隸北條氏。承久三年。北條泰時犯京師。忠季屬之。戰死於宇治川。忠

久九世陸奧守忠國有二子。曰友久春久。春久紹職。而春久子忠昌。忠昌三子。忠治。忠隆。勝久。相尋紹職。而友久曾孫貴久。與勝久有隙。舉兵討勝久。勝久敗走。豐後。貴久乃紹職。有四子。曰義久。義弘。歲久。家久。義久紹職。性豪雋。有偉畧。攻取筑後。肥前。肥後。將入豐後。守護大友義鎮。訴急。豐臣秀吉。先是日向。守護伊東祐丘。為義久所逐。弟祐友給仕。秀吉屢謀其恢復。秀吉憤。島津氏跋扈。始有討平之意。義鎮聞之。天正十四年正月。馳入京師。愬通秀吉。當是時。義久遣其重臣鎌田刑部。於京師請為八國守護。秀吉答曰。薩

摩大隅。為島津氏本領。可。以為其守護也。如其他。秀吉別有意。可。給之。伊東大友毛利諸氏耳。刑部返報。義久大怒。謂吾以積年勞力。攻取之。爭地鬪兵。今日情狀。豈受秀吉頤指哉。因令諸將督兵。秀吉使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復義久侵地。黑田孝高。率山陽兵。繼之以備。其變。義久益怒。捕秀久。使者錮之。乃使弟家久。將兵二萬。急攻豐後。元親合義鎮兵。擊家久。不利。元親子信親死之。義鎮棄府內。退入高崎城。家久已拔府內。薄高崎。義鎮不能支。遂走龍王城。義弘自肥後轉戰。亦拔豐後諸城。於是毛利輝元。與孝高

以山陰山陽兵入豐前。援義鎮。義弘家久等分兵逆戰。秀吉在京師聞之。怒秀久。元親輕舉取敗。十五年三月。秀吉率畿內南海北陸兵廿五萬。抵長門。先鋒大納言豐臣秀長自豐前。豐後。秀吉自筑前。筑後。共刻期而進。義久聞大兵掩至。使諸將退守。日向。秀吉分兵來攻。義弘等力拒。涉數月。一向門徒竊通意。秀吉薩隅大亂。豐臣氏諸將乘間破我。要衝直薄。鹿兒島。義弘等苦戰。屢失利。伊集院忠棟詣秀吉牙營。為義弘兄弟議和。秀吉輒聽之。於是義久刺髮染衣。出降。弟義弘。歲久。家久等亦皆降。秀吉乃以薩摩為義

久。木領。割大隅日向各二郡。分賜義弘以下忠棟等九州悉平。十六年。肥後亂。義弘出兵與守護佐佐成政討平之。已而肥後復亂。其將宇土顯輝據薩摩。出水山。義弘出兵擊之。顯輝善戰。我兵多死之。義弘怒。自將三面環攻。遂斬顯輝。先是義弘自號入道龍伯。至是叙三位法印。義弘拜從四位上侍從。其子忠恒亦拜從四位下侍從。兼陸奥守。文祿中。秀吉伐朝鮮。義弘自將兵一萬進戰。泗川大破。明軍。明人畏怖。稱義弘曰武將石蔓子。聞風皆走。石蔓子者。島津轉語也。義弘在朝鮮。前後七年。大小五十餘戰。不一取敗。

勇名震海外。慶長三年。諸將士在朝鮮。聞秀吉薨。意頗沮喪。於是義弘快戰。大破韓兵。殿諸軍而還。德川家康與豐臣氏諸將議。以義弘功最大。奏請任參議。陞忠恒左少將。加封四万石。四年。忠恒在伏見。邸殺忠棟。衆尤之。將擊忠恒。家康使人謂忠恒曰。聞子有戒心。吾請出兵護之。忠恒自悔曰。忠棟嘗受故太閤眷顧者。吾以其微。取殺之。殆擾近畿。過歸於誰哉。輒屏居洛西高雄。以俟罪。家康為忠恒說。豐臣氏諸將明其不可罪。乃使數十騎迎忠恒。於伏見城發兵護送。薩摩時忠棟子久直聞父被殺。據日向府內扼要。

衝。以攻忠恒。家康贈鏃二千。母衣百領。使山口直友寺澤廣高。勞忠恒。直友謂久直為臣。忠恒為君。以臣恨君。理固不是。乃說降久直。於是義弘忠恒深。恩家康。而義弘素善於石田三成。五年七月。及三成舉兵。加藤清正。黑田孝高。說義弘曰。三成藉口幼主樹私權。不可與也。義弘遲疑未決。三成乃收義弘妻孥在大阪者。為質。以徵其兵。甚急。義弘終應。三成與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等。將兵四萬。襲家康。伏見城陷之。遂進陣美濃。閑原。家康時在宇都宮。聞變。大驚。自將來討。義弘與三成等諸將逆戰。不利。姪島津豐久死。

續通志卷之六  
之。從兵亦多亡。義弘曰：吾雖敗，不肯却走，乃以殘兵五百橫衝東軍，而南井伊直政追之。義弘殆，不免阿多盛淳代死。義弘獲間踰鱒尾嶺，行破土兵，而至大坂。欲與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因取其質，航歸薩摩。加藤清正、黑田如水將兵萬餘入肥後，陷小西行長宇土城，分兵陣津名木。水保以薄鹿兒島。義弘久聞，關原軍敗，三成等伏誅，不肯抗。清正如水等因福島正則乞哀曰：吾一族素無抗內府意，何圖義弘為三成所誘，出兵關原，而一敗歸國。吾不欲復視義弘，故幽之櫻島，以待罪。願使內府息怒。義弘

之幸莫大焉。正則乃為義弘說家康，義弘亦將親申請之。偶卧疾，因使其臣鎌田出雲往謝罪。於是家康下教，清正如水解兵。七年三月，家康宥義弘死一等，剃髮遁世。以忠恒為義弘嗣。義弘退隱，自號維新。義弘久欲力疾攜忠恒往謝恩，會忠棟族復作亂，義弘遂不果往。十二月，忠恒詣伏見城，執謁將軍家康。十一年九月，忠恒再詣伏見，執謁家康，待忠恒太渥。因改忠恒賜名家久，命冒松平氏。家久乃請曰：我封境在僻陬，而山險地隘，將士俸祿不給，故將士賴兵馬以仰食，僕以為患也。若夫得伐琉球，入我版圖，以給將



續日本外史 卷六  
士則備外寇防內亂必矣。家康允之。十二年二月。家  
久將兵萬餘伐琉球。琉球國主出兵拒之。戰於大島。  
德島諸島。義久義弘亦發兵。三面掩擊。四月。家久進  
至那霸港。大破琉球兵。遂獲國主中山王。而還。七月。  
家康下教。以琉球為家久版圖。統轄之。賞義久義弘  
功。十五年八月。家久拉中山王詣駿河。謁前將軍家  
康。尋詣江戶。謁將軍秀忠。貢其方物。自是琉球王入  
朝貢方物。慶弔幕府。吉凶世為恒例。十六年。義久薨。  
十九年。家康伐大阪。家久猶憶豐臣氏舊誼。不肯出  
兵。辭以海上風波險惡。家康亦不深勗之。元和元年。

豐臣氏亡。家久乃築邸江戶。攜妻孥而徙居焉。是時  
鎮西諸將未有移妻孥於江戶者。秀忠嘉家久無貳  
心。賞以諸役免除。三年。家久陞參議。五年。義弘卒。寬  
永三年。家久進從三位。權中納言。有一男一女。長子  
光久。襲封。累進左中將。兼薩摩守。義久從弟右馬頭  
以久有三子。曰彰久。重將。忠興。彰久戰死。朝鮮之役。  
重將出為伊集院氏嗣。忠興給仕家康。任右馬頭。賜  
日向二萬石。後加賜七千石。子孫世居佐土原城。慶  
安四年。光久致仕。子綱久襲封。寬文十三年。綱久卒。  
子綱貴襲封。綱貴五世重豪。累進左近衛中將。兼薩

摩守有五男八女。而其第二女曰茂姬。幼而才思溫秀。為近衛經熙所養。天明元年。嫁一橋豐千代。初。重豪寵步卒市田勘解由女。生茂姬。及豐千代為將軍家治嗣。茂姬入在西城。乃欲與生母市田氏偕。市田氏辭曰。妾本卑賤。今一橋世子入備幕府。儲嗣。姬君寔如國母也。若以所生故。攜卑賤女。如天下笑。何。乃出鏡一奩於袖。曰。是妾晨夕所鑑也。儻欲見妾。宜對是鏡。妾身即鏡中之影也。茂姬不能強焉。閣淚從。其言。七年。重豪告老。以長子齊宣為嗣。重豪已致仕。猶善理藩政。天保元年。將軍家齊奏請。陞重豪從三位。

而齊宣子齊興。孫齊彬。相繼襲封。齊興拜從三位。宰相齊彬。拜從四位上中將。並兼薩摩守。安政二年。米國使節請詣江戶。謁將軍家慶。齊彬等上書言。其不可。蜂須賀齊裕亦入諫。家慶

蜂須賀氏。足利高經裔。天文中有藏人正利者。居尾張。蜂須賀。因氏焉。正利子正勝。幼名小六。後稱彥右衛門尉。稍長。放逸。為父正利所逐。在近江美濃間。與稻田大炊梶原隼人等。結黨鹵掠四邊。會織田信長。西攻美濃。敵勢太銳。乃欲築壘於洲。股河。以一將而守諸將士危之。莫肯當焉者。信長密謀之。木下秀吉。

續日本外史 卷六  
秀吉曰。僕有一策。請當之。信長喜焉。秀吉乃募藤木。柏井。諸村豪俠大盜。得千二百人。正勝與大炊等亦應募。屬秀吉。攻陷岐阜城。秀吉以伊勢長島為正勝食邑。天正十一年。以累功賜播磨佐用郎。十三年。秀吉夫其子家政。亦以功別賜播磨佐用郎。弟秀長征四國。正勝家政以萬餘人屬之。攻拔讚岐諸城。進入伊豫。降長曾我部元親。秀吉感喜。以阿波授正勝。家政十四年。正勝卒。家政任阿波守。朝鮮之役。與鍋島直茂安國寺惠瓊為軍奉行。出征海外。前後七年。秀吉薨後。家政子至鎮屬德川家康。從抵宇

都宮。尋西戰。關原擊走三成等。當是時。家政在國。或誣應。三成家政恐悚。遂讓封於至鎮。薙髮號蓬菴。至鎮任阿波守。慶長之季。至鎮從家康攻大阪。蓬菴自海路赴關東。為家康守江戶城。以功賜至鎮姓松平。尋併淡路。食二十五万七千石。元和六年。至鎮先於父卒。子千松九襲封。賜名忠英。任阿波守。忠英十二世曰齊裕。大將軍家齊庶子。天保十四年。入襲封。拜正四位下。左中將。兼阿波守。聘鷹司政通女為夫人。安政五年二月。齊裕致書政通曰。頃聞林大學頭。津田半三郎。及老中堀田正睦等。相踵入京師。以奏米

國條約事。顧時運衰遷。實臨深履薄之世態。天皇宸  
憂。衆庶所知。齊裕雖無似。日夜不安。寢食屢諫。將軍  
輒為諸老有司所忌。雖然報國之微衷。確然猶存焉。  
若夫外夷逼京師。則齊裕欲先於列侯出兵護禁闕。  
願賜正睦等。以外夷拒絕之勅。庶幾乎安。衆庶挽回  
時運。政通服齊裕忠誠。入朝以聞。當是時。鍋島齊正  
亦上疏。諫將軍家定。弗省。文久元年。再上疏。大論國  
體。說外夷不可親之狀。家定不肯納。以其忤。幕旨命  
黜之。齊正致仕。自稱閑叟。  
鍋島氏與龍造寺大友二氏同其祖。出於鎮守府將

軍藤原秀鄉。秀鄉九世。鎮西奉行藤原資賴。裔茂尚  
者。居肥前本庄。稱鍋島平右衛門尉。享祿二年。上豪  
筑紫。朝日諸族作亂。地頭龍造寺家兼。大宰少貳冬  
尚等討之。殆敗。倏有數十騎。兵皆纏紅縷。於曹蹙。响  
喊來。援家兼。屢獲克。乃召問其名。對曰。鍋島茂尚。與  
二子。清正。清房等。舉族來。援也。家兼大喜。遂以長子  
豐後守家純。女妻清房。授本庄八十町地。為其食邑。  
子孫世隸於龍造寺氏。清房有二子。曰信房。信生。信  
房。稱豐前守。信生。稱左衛門大夫。時外祖家純先於  
父卒。弟家門繼家門。養家純子周家。為嗣。周家早逝。

周家子長法師九受後曰隆信及家門卒隆信猶幼其母憂隆信早孤欲得壯士為傅乃召清房謂曰聞卿早鰥居吾請為卿謀之清房謹諾已而駕輿自隆信家至迎而見之則隆信母也清房驚焉母曰卿莫怪焉隆信幼而失怙卿二子皆英傑今吾醮卿欲以興龍造寺也清房意始解次子信生深沉有奇略與父清房兄信房輔翼隆信及隆信長慄悍好勇永祿六年有馬晴純與千葉胤連戰於肥前小代郡隆信信生率兵出援胤連因得破晴純蓋信生幼時為胤連所育至是報舊恩云於是隆信威名漸震九州元

龜元年春大友義鎮欲討隆信四月義鎮將十萬騎入肥前隆信聞之與信生逆戰於高尾破其先鋒八月義鎮大舉來攻其先鋒大友親真陣今山進薄佐賀城隆信憂懼信生曰眾寡不敵將士沮喪孤城難固保也自坐受其敗不如出決勝於一戰夜率數騎急襲親真營親真驚走隆信追躡斬之義鎮聞先鋒敗不復來薄先是義鎮數攻高橋秋月諸族於筑紫諸族皆屬毛利氏者義鎮聞元就遣諸將赴援遂來講和信生素有併鎮西志因勸隆信通好於毛利氏請西討命於京師二年毛利氏授肥前養父郡於信

生以厚情好。隆信自恃勇武，漸驕恣。信生屢諫之，弗聽。憎信生，資望已高，陽贊其功，陰圖其擯。天正七年，隆信城於筑後柳川，使信生移居焉。實遠之也。十年，信生聞織田信長被弒，以為豐臣秀吉必併天下，竊通款。秀吉贈以南蠻帽，時島津義久荐侵鄰境，秀吉乃欲討之。而西陲諸豪應之者少焉。及信生納款大喜，使石田某齎書來謝。十二年，隆信將討有馬氏。信生復諫曰：「討有馬氏，則島津氏必來援。吾聞義久兵強，突衝無前，請君勿輕舉取敗。」隆信不聽。自將兵五萬，陣高木郡。進攻有馬氏，義久果援有馬氏。隆信

敗死。長子政家猶幼，而外受強敵，諸將士憂之，急迎信生於佐賀城，令董國事。信生收敗卒固守，義久弟家久來攻，不克拔。信生更名直茂，稱加賀守，日夜勵精輔佐。幼主政家欲以報隆信仇，屢乞援於秀吉，而大友立花諸族亦送款。秀吉於是秀吉大議西征，下教鎮西諸侯俱固守以俟。十五年二月，秀吉自將尾越己西三十七國，兵發京師。直茂聞之欣然，告政家曰：「雪國辱，舒素懷，在今日。君其勉焉。」秀吉進至筑前，政家與直茂舉肥前兵迎秀吉，請為先鋒。秀吉允之。因與前田利家、淺野長政以五萬人自大隅進攻佐

續日本外史 卷六  
土原家久出降。乃與諸軍南臨於鹿兒島。義久亦降。九州悉平。九月。秀吉凱旋。至大宰府。大論戰功。政家復舊領。使直茂攝國事。已而政家卒。直茂乃奉秀吉命。襲龍造寺氏。封直茂驍勇多機變。每戰未曾敗績。而襲其封也。黽勉圖治。大得民志。於是域內頗鎮靜。文祿元年。征韓之役。直茂與相良定賴。屬加藤清正。直攻尚慶道。清正與小西行長爭先。議不決。遂怒。欲鬪。直茂進解之。清正攻咸鏡道也。直茂留永興。自以其輕兵攻拔七城。進逼京城。後及和議破。再與蜂須賀家政監諸軍。戰伐與有功焉。直茂與德川家康善。

及秀吉薨。石田三成等專樹私權。而嫌家康資望日隆。欲除之。京攝囂然。直茂聞之。往守家康。伏見城。家康大喜。直茂從容語。家康曰。吾既老耄。終無成事。願使子孫永與公家共存亡也。公亦得傳我言於其子孫。直茂之榮孰大焉。家康感賞之。慶長五年。家康東伐上杉景勝。三成等欲起兵擣其後。直茂遣長子勝茂屬家康。三成矯秀賴命。要勝茂於近江。告曰。德川內府違故太閤遺命。不利於嗣君。吾輩將亂其罪。卿若不忘故太閤眷顧。則勿與違命。勝茂答曰。所以吾援內府者。蓋重故太閤遺命也。今內府叛嗣君。誰敢

援之。終應三成。直茂聞之。急使人謂之曰。大阪之募兵。必非秀賴命。三成等狹幼主。欲以逞私意也。我與內府有舊誼。汝謹勿過事焉。勝茂驚曰。頑愚不知機變。輒陷三成等。姦計殆使家父負醜名。切齒噬臍。慚悔不及。有何面目復見父。乃欲自刃。從士止之曰。謝罪於內府。弗聽。則死焉。未必晚也。勝茂乃止。急使久納某馳到伏見。因黑田長政請罪。長政以實告家康。家康曰。直茂曾誓於我。其兒當如此也。不復問罪。更令勝茂攻西陲。諸豪應於三成者。勝茂感泣且謝曰。以德報怨者。內府之謂也。奮然起而西。乃與直茂攻。

立花宗茂。柳川城而拔之。將問島津義弘罪。進入日向。義弘不戰而降。十九年。大阪之役。遠地諸將皆不。及事。獨勝茂東上會家康軍。明年軍再起。勝茂以備薩摩。不會。家康大阪之軍。元和四年六月。直茂卒。家康賞直茂積年功勞。使勝茂領其舊封三十七万石。勝茂長於兵馬。間勇敢善戰。而不背父之遺囑。以服事於德川氏。寬永三年八月。勝茂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部下。芦塚忠太夫。赤星內膳。森宗意軒。大矢野作左衛門。千千輪五郎左衛門等。逃散在肥前者。據島原作亂。土豪渡邊小左衛門者。



頗得民志。衆推其子四郎為將。四郎時年十七。自稱天草時貞。先是天草島民信耶蘇教。幕府以其害國。嚴制之。島民不肯信之。益篤。賊因以唱耶蘇教。鳩其民心。於是四境翕然與賊相應。勢日猖獗。近藩寺澤堅高。松倉勝家出兵討之。不克。訴狀於江戶。勝茂時在江戶。聞變。直西。勝茂二弟紀伊守元茂。甲斐守直澄。在佐賀城。以事急。自將兵一萬出援。寺澤松倉二氏。賊徒聞大兵來攻。修原山古城而固守。十二月。將軍家光下教。鎮西諸藩出兵。使板倉重昌。石谷十藏。監其軍。已而諸軍並進。賊將蘆塚忠太夫。千千輪五

郎左衛門等。勇悍有偉畧。用兵如神。屢破東軍。直澄自率兵攻外郭。賊兵力拒。蔽山亂射。我兵辟易不得進。直澄瞋目曰。奴輩怯懦。勿為土兵所笑。乃單騎揮槍進。蹂殺數十人。賊楠浦某。急薄直澄。直澄跳。鉞其左肋。賊將五郎左衛門視之。挺身來格。直澄笑曰。野漢何知槍法。五郎左衛門大怒。槍鬪數回。直澄馬傷。怒刺五郎左衛門。不當。五郎左衛門曰。今日之虜。須讓君。非輒決死之秋也。回馬而退。是日。立花松倉二氏大敗。殺傷過當。諸將報急。江戶家光召東北諸將議之。中納言德川光圀進曰。是非尋常土寇矣。唯恐

續日本外史 卷六  
東軍輕侮取敗。宜揀親藩當其器者。以為之元帥。家  
光領焉。諸老有司皆曰。藩兵討土寇。何用元帥。為更  
使老中松平信綱督筑前。筑後。肥後。薩摩。兵赴援。重  
昌謂。吾督諸軍。攻土寇。已有日。而戰屢不利。幕府使  
信綱繼之。吾何面目見信綱等。及其未來。一擊勦滅  
賊徒。十五年正月元日。重昌自率精兵千餘人。急攻  
平草山。直澄時攻牙門。聞重昌奮戰決死。單騎赴援。  
會細川立花二氏兵亦來援。賊兵不肯出。嬰堦亂射。  
銃丸雨注。我兵不屈。負楯而進。殆破外郭。賊將忠太  
夫指示曰。金甲黃裳者。東軍督將。誰往擊之者。賊駒

木根八兵衛者。精究火術。善用鳥銃。八兵衛乃注目  
重昌。彈丸一發。洞射其胸。重昌墜馬而斃。賊兵欲出。  
獲重昌首。重昌部下爭之。八兵衛連射斃其數騎。於  
是諸軍大潰。賊兵乘勝開門尾擊。直澄乘間橫擊。賊  
軍。賊兵驚曰。甲斐守也。勿被蹂殺。乃收戰而退。細川  
黑田立花諸氏合兵進戰。欲乘城壁堅而不拔。是時。  
信綱在豐後府內。聞重昌敗死。馳至島原。與諸將大  
議。攻擊部署其所。向黑田忠之攻牙門。細川忠利攻  
櫛山。及平草山。島津光久以海軍逼城背。毛利立花  
有馬相良諸氏兵。屬信綱備中軍。直澄與兄勝茂圍

外郭城兵固守。應機善禦，數日猶不能拔。已而重昌敗聞，達於江戶。幕府諸老始知非尋常土寇也。家光乃拜大納言德川光貞為元帥，舉山城以西兵赴討。光貞未發，使水野勝成先往偵敵情，且贊信綱軍略。勝成沈毅喜謀，幕府當初宿將，獨存勝成耳。二月，勝成至島原，乃謂衆曰：吾見城中炊烟，因知糧食已盡也。宜築長圍，待其自斃也。不然則多亡我兵。信綱弗聽。即會諸將以廿八日為攻擊期。直澄先期一日乘曉霧急攻外郭，賊將大江某殊死戰，直澄一槍斃之。從兵乘勢登城，拔其一郭，尋攻二郭，賊兵出戰，斃我

二將，部兵亦多死之。忽有一騎大聲呼，直澄曰：五郎左衛門猶在焉。嘗與君約死，請決鋒，揮長槍而進。直澄超衆當之，奮戰數合，遂斬之。賊兵潰散，直澄麾兵拔二郭。細川黑田二氏兵視我先登，三面掩擊，欲進覆巢窟。賊兵殊死防戰，二氏兵被擊者數百人。詰旦諸軍齊攻，直澄先登，拔牙城。城兵潰亂，賊將時貞與驍兵數十人伏於荒神洞，欲待東軍逼，決死。直澄知之，自間道進攻，洞皆斃。忠太夫以下數十人時貞衝圍走平草山。細川氏將長岡監物斬之。諸軍併城中男女獲三千餘人悉誅之。報捷於江戶。信綱責直澄

達令罪幽之。及光因與諸將論功，以直澄兄弟功冠於諸軍，召勝茂於江戶，賜物賞之。直澄以其功最大，新受封於肥前蓮池，食五萬二千石。子孫世襲之。十八年，勝茂奉家光教，與黑田忠之出兵戍長崎港，以備外寇。自是世作恒制。明曆三年，勝茂卒，長子忠直早世。孫光茂襲封。先是光茂拜從四位下，丹後守。家光賜姓及偏偉，命受勝茂後任侍從。其九世曰齊正，拜從四位下，肥前守。齊正聰慧嗜學，曾有藩政隆治之譽。天保七年二月，齊正就國，途宿於川崎驛，適一橋齊位出游，從卒觀驛頭，揭松平某牌，命驛吏撤之。

驛吏不肯，馬從卒怒，仆其牌，蹂破之。齊正大怒，使人詣齊位，郵責其無狀。齊位佯為不知焉。齊正益怒，訴之幕府。曰：齊正雖無似以父祖餘蔭受巨封，是役也奉台命就國，赴鎮崎陽，當外寇防備重任，今無故為一胥徒所辱，若無所報，則列位諸侯其謂之何？請得其人甘心焉。且松平者幕府賜姓，弊藩襲稱，以為武門之榮，今被汗鞋下，何榮之有？願致賜姓，復本姓鍋島矣。將軍家齊大驚，加訊糾於一橋氏，遂得其人，梟之。其他處罪有差事，乃平安政中，齊正憂外人犯國典，屢上疏遂忤幕旨。文久元年十一月，將軍家茂幽

齊正命其子茂實襲封。茂實後更名直大。齊正之被黜也。列藩失望。各為自守。計而齊正敵愾之情。日夜不止。欲發急應事。二年。詔使齊正起參幕政。尋為文武總裁。齊正勉勵。大張國威。已而奉詔與池田慶德。池田茂政等。相踵朝京師。

而池田氏出於攝津守源賴光。賴光裔有泰政者。任右馬允。子孫世居攝津池田。因氏焉。泰政十餘世。恒利稱紀伊守。仕足利義晴。後徙尾張。隸織田信秀。恒利子曰恒興。生母某氏。出為信秀子信長乳母。以故賜恒興名。信輝。浮野名護屋桶峽之役。信輝與多功。

元龜初。賜犬山城領一萬貫地。天正六年。荒木村重叛信長。信長命信輝及其子之助討之。信輝與女婿森長一等討滅村重。以功加賜有岡。尾崎。花隈地。已而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是時信輝奉信長子信雄在攝津。因迎羽柴秀吉於兵庫。俱討光秀。誅之。遂與諸將會清洲城。議信長繼嗣。及秀吉奉信長孫秀信為嗣。以攝津十二萬石屬信輝。先是信輝深悼信長橫死。薙髮號勝入之助。任紀伊守。無幾。秀吉以事討信孝。信輝之助為秀吉樹功。秀吉乃舉大垣城。賜信輝以歧阜城。賜之助。十二年。長湫之役。信輝敗死。之

助赴援不及。亦死之。弟輝政奉秀吉命為嗣。居岐阜城。賜姓曰羽柴。後徙吉田城。輝政初娶中川清秀女。生一男。而中川氏歿。再聘德川家康女。生五男二女。慶長五年。為家康攻拔岐阜城。進戰關原。以功賜播磨備前。累進左近衛少將。尋加淡路六万三千石。因頒與次子忠繼。三子忠雄已。而陞正三位參議。冒松平氏。以家康女婿也。長子利隆領播磨。次子忠繼領備前。利隆子光政。徙因幡。而忠繼早卒。以忠雄為嗣。忠雄初領淡路。至是徙備前。寬永九年。光政自因幡徙備前。食三十一万五千石。忠雄子光仲。自備前徙

因幡。併伯耆食三十二万石。自是池田氏分為備因兩家。光政拜徙四位下左少將。世居岡山城。稱岡山新太郎。頗有政績。資望冠一時。光仲亦拜徙四位下左少將。兼相模守。世居鳥取城。而光政九世曰慶政。拜徙四位下內藏頭。光仲十一世曰慶德。拜徙四位上相模守。慶德德川齊昭第五子。嘉永三年。入襲封。初細川慶順專佐幕府。謂吾藩受德川氏恩眷不少。而俄棄之不祥也。雖然。方今國勢衰遷。不得不勤王事。乃詢藩老長岡監物等。監物答以天皇憂慮狀。慶順意乃決。

續日本外史 卷六  
細川氏出於源義家。義家曾孫義季。稱細川次郎。其裔元常養。三淵晴貞子。為嗣。名藤孝。藤孝歷仕足利義晴。義輝。以英才博識受寵。任兵部大輔。永祿中。及義輝所弒。欲奉其弟一乘院覺慶。為足利氏嗣。覺慶與藤孝潛逃。至近江。更名義昭。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為義昭復京師。義昭乃入朝。拜大將軍。然性暗弱。信細言。疎信長。藤孝數諫之。弗聽。於是信長欲規諫。義昭。義昭拒之。據槓島城徵兵。藤孝說諭懇到。遂使義昭議和。信長感藤孝忠誠。授山城。長岡為米邑。藤孝乃以長岡為氏。居青龍寺城。無幾。義昭再據槓

島城。將伐信長。信長大怒。率兵西入京師。攻義昭。槓島城。藤孝與其子忠興。為信長力戰。陷槓島城。忠興稱與一郎。時年十一。忠興有弟曰興元。兄弟數從信長。碎堅斫銳。信長感喜。天正中封藤孝於丹後。食十萬石。併賞其二子忠興興元。功。明智光秀以事恨信長。意忠興為吾女婿。豈有不應哉。使人謂忠興曰。吾將除織田父子。請出兵副我志。忠興不答。無幾。信長為光秀所弒。藤孝大驚。薙髮表無二心。自稱入道玄旨。號幽齋。忠興亦匿妻孥於山中。告急。羽柴秀吉欲以伐光秀。秀吉時在周防。聞變。東上討。光秀。忠興

乃率兵屬之。大破光秀弟光春。自是忠興屬秀吉。屢樹戰功。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文祿中。與諸將俱伐朝鮮。勇名大振。先是秀吉欲以會津賜忠興。忠興辭曰。為國家守東陬。僕雖不肖。豈不拜命。閣下若欲酬尺寸功。則請割西園地以賜之。秀吉不能報。慶長三年。豐臣氏家宰石田三成竊與前田利家謀。欲伐德川家康。忠興長子忠隆為利家女婿。而忠興嘗有恩於家康。乃與忠隆為家康說。利家曰。三成等先誅家康。而後欲戮及卿。以逞其私。必矣。請莫為三成等所賣。利家頗悟之。三成不能輒發。秀賴聞之。賞忠

興鎮撫功。授豐後杵築五万石。五年。上杉景勝舉兵。將屠關東諸城。家康在伏見城聞變。東征。景勝忠興率兵從之。時諸將士妻孥在大阪。三成欲取為質。使人徵忠興。妻明智氏不至。三成發兵圍其邸。明智氏乃使士卒拒之。手刺其二子。縱火於邸。自盡。三成益怒。發兵五千。攻藤孝於丹後。藤孝豫謀之。自棄宮津城。保田邊城。以待敵兵來。逼藤孝素長軍略。雖齡已傾。勇武絕倫。傍善和歌。嘗傳古今和歌集秘訣。因自謂吾死焉。則非所憂也。然吾且瞑目。恐皇國固有之歌道亡矣。悉取其書。使人獻朝廷。無幾。敵兵薄城。攻



擊連日。藤孝力拒。多斃敵兵。事聞京師。後陽成帝深惜人材之將亡。使右大辨烏丸光廣諭三成等解兵。三成即傳朝旨於丹後。藤孝已決死。戰方急。帝益憂之。使參議三條西實條馳至丹後。傳勅諭止戰。藤孝感泣拜命曰。決死弓矢。武門之常情。而藤孝微賤。齡亦衰頹。饒令逃一死。餘生復幾何乎。今將戰歿。留武名於後世。雖然。率濱皆王土王臣。況拜勅諭於咫尺。豈不奉命。乃出城赴高野山。當是時。家康將西討三成等。使忠興先略美濃。忠興進陣大垣。家康踵至。顧忠興謂曰。聞乃父受敵兵於丹後。汝宜赴援也。忠興

對曰。已致身將軍。何顧父為。願賜先鋒。以報父志。家康允之。忠興乃與弟興元。子忠隆擊西軍於關原。西軍沮靡。忠興突進大破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池田輝政。井伊直政等諸將亦大破西軍。敵將小西行長。烏津義弘及三成等皆逃走。是役也。諸將奮戰為家康破敵者不少焉。然意或持東西兩端。如忠興則父子兄弟舉以致身。及家康奏捷京師。賜豐前於忠興。食三十七万石。忠興意。藤孝在孤城受敵。宜快戰力。屈而死也。何去城為。且吾妻明智氏在大阪死節。而忠隆妻前田氏見義而逃。不亦戾乎。乃命忠隆遂其

妻忠隆曰。兒聞及事急。舉家狼狽。婦姑相攜而走。固難矣。母氏命婦先逃。婦乃奉命。未知母氏果就死也。如知果死。何逃之為。因為前田氏陳謝。忠興叱曰。止矣。何待汝喋喋。自今勿。父視吾。吾不欲復子視汝也。乃併前田氏逐之。忠隆悔曰。吾為婦人受父怒。如天下笑。何。遂還妻前田氏。於其兄利長剃髮。自稱休無八年。忠興拜從三位參議。弟興元任女蕃頭。賜封下野茂木。食一萬石。先是藤孝逃在高野山。已而入京師。結廬於仁和寺側。吟咏風月。逍遙自遣。家康已拜大將軍。而幕府規式未備。謂藤孝少壯歷仕。足利氏

詳花營故事。今幸存。宜就而問。乃使永井直勝傳習故事。於是乎幕府規式多係藤孝所制定。云。忠興第二子忠利。初稱內記。為人豪邁。元和元年。為家康與父忠興叔父興元。攻大阪城有功。五年。忠興致仕。稱三齋。忠利襲封。任越中守。拜從五位上侍從。尋轉從四位下左少將。寬永九年。徙熊本城。更受封。肥後併豐後。羈崎。食五十四萬石。時肥前豪民天草時貞者。據原山古城作亂。其徒二萬人。勢太猖獗。近傍諸藩出兵討之。不克。忠利遣兵攻之。自秋至冬。連戰不能拔城。忠利怒。使其老長岡監物等急討之。監物少隸

忠興嘗歷百戰。今已齡踰七旬。而勇武不衰。其子帶  
刀。亦慄悍。十五年二月。帶刀與監物將兵一萬。自平  
草山。進拔其外郭。黑田鍋島諸將亦環攻城。遂陷。監  
物進斬賊將時貞。十八年三月。忠利卒。子光尚襲封。  
拜從四位下。肥後守。兼侍從。光尚子綱利。孫宣紀。宣  
紀子宗孝。相繼襲封。並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  
延享四年。宗孝為板倉修理所害。初修理暴虐。上佐  
守板倉勝清欲黜之。修理憤恨焉。此歲八月。修理詣  
幕府。偵勝清。是日。宗孝登幕營會。如廁。修理認為勝  
清。宗孝容顏肖勝清。其服章亦相類。修理以為千載

之一時也。心中急迫如狂。終誤傷宗孝。經二日。宗孝  
卒。將軍家重下教。賜修理自盡。蓋家重為宗孝輕修  
理罪。以掩宗孝辱云。宗孝無子。弟重賢襲封。拜從四  
位下侍從。兼越中守。明和六年。轉左近衛少將。重賢  
好學。及襲封。擢用堀勝名。大整理藩政。修文講武。士  
風一洗。舉歸朴素。民亦樂其業。野酒村棗。以祭重賢。  
祝其仁政。歲以作恒例。古者所謂生祠者。是也。時德  
川治貞亦善理其藩政。世稱紀麟肥鳳。侍臣聞之。以  
語重賢。重賢瞋曰。吾理我政。蓋欲酬父祖之恩也。何  
圖來此。諛辭以誣吾侍臣等。畏怖重賢好讀歷史。嘗

割記古今成敗名曰紛冗錄將軍家治賞其多嘉言  
善行將奏請拜左中將使人傳意重賢重賢對曰吾  
未有寸功之酬國家況如中將父祖猶不肯拜請辭  
之其人握汗而退家治益歎其英達無幾致仕讓封  
其子治年老於江戶銀臺治年三世齊護累進拜從  
四位下左中將兼越中守嘉永中米國軍艦入江戶  
海齊護怒其犯國禁與左近將監立花鑑寬等請以  
部兵攘斥之將軍家慶意不決乃俟後命安政二年  
家慶將見米國使節齊護聞之請止延見家慶使老  
中阿部正弘來諭旨齊護不能自已乃與島津齊彬

伊達慶邦等二十一人連署上疏曰聞將軍蹈寬永  
以前舊蹤延見外使僕等謹拜命然寬永以前諸蕃  
來朝謙辭重禮以貢方物方今外使則不然尊大驕  
慢以蔑視皇國幕府有司申諭國典彼弗省以馴致  
今日其辱國體孰大焉吾輩深愧汚祖先之武辱藩  
屏之任然時勢之推移有以口舌不可爭者請吾輩  
亦依寬永以前舊蹤就國以勸獎士民家慶弗報萬  
延元年齊護致仕長子慶順襲封先是筑前人平野  
國臣筑後人真木保臣肥後人轟武平京師人田中  
綏猷等唱尊王攘夷於薩肥間有鹿兒島人西鄉隆

盛者。性忠勇敢。為頗憂時勢。陵遲與保臣終猷等。竊入京師。闕朝家動靜。屢與僧忍向忍海等交。二僧東山清水寺住侶也。亦慷慨。頗負氣節。因共議時事。已而還薩摩。是歲幕府下教捕尊攘徒。併及二僧。忍海走東國。途遭捕卒。乃自刎而死。忍向走薩摩。依隆盛。具語上國狀。隆盛慨嘆曰。事已至此乎。吾輩恐無噍類。自其死。奸吏手寧踏海自致。遂乘夜相攜。投於海。是夜月明。偶會一小舟。來舟人視變。急濟之。二人已暝焉。舟人看護。懇到隆盛。厯甦而忍向終死。島津茂久聞之。頗憚物議。乃竄隆盛於大島。隆盛以事被放。

大島者。至是三回。因變姓名。自稱大島三右衛門。茂久諭諸將士。勿輕舉。誤大計矣。後數年。隆盛起。參藩務。先是齊彬。子虎壽。九早逝。因以姪茂久為嗣。茂久後更名忠義。齊彬弟久光子也。久光初名忠教。稱和泉。安政五年。茂久襲封。拜從四位下。左少將。兼修理大夫。無幾。尊攘徒復起。竊相議曰。不誅幕吏。則攘夷之實功。遂不可奏也。幕吏聞之。隨捕。隨聚京攝間。為之騷擾。島津久光憂之。欲自詣江戶。獻讜議。文久二年四月。發薩摩。途至播磨。國臣等謂。烏合舉事。不如倚大藩也。乃與同盟三百餘人。詣久光。故次。請曰。近

者幕府蔑朝命。親外夷。天下殆陷。鬼域。臣等憤激。欲戴公以解。公卿大臣。幽屏據大阪。彥根。二條。三城。下令列藩。奉皇駕於函嶺。東問幕府罪。併殲滅醜夷。願諒臣等微衷。奏上。以策大計。則天下衆庶之幸莫大焉。乃出一書呈久光。久光危之。因慰諭使國臣等留大阪。以俟命。自入京師。因閔白近衛忠熙。以聞。曰。疇日幕府刑戮志士。而志士益憤激。日甚於一日。恐釀國亂。或陷外夷。術中臣不忍坐視焉。將東上為國家獻微衷。途遇平野國臣等。志士三百餘人。國臣等欲擁臣舉事。臣慰諭以俟命。請速得朝裁。以鎮國臣等。

忠熙驚。乃併久光獻言。及國臣書奏之。帝嘉納焉。然以事涉危激。詔使久光護京師。國臣以下留大阪者。憤激不能自已。有馬新七等廿餘人。將入京師。直訴於關。久光聞之。使人要於伏見。新七等不肯焉。因相鬪。互有死傷。所司代酒井忠義。俄入二條城。以避。於是乎幕威頓挫。而殺伐之風起。久光在京師。奉詔累獻謀議。帝嘉其忠誠。倣備後三郎。時詔改其和泉賜名曰薩摩三郎。久光深恩之。因說中山忠能曰。戎狄是膺。荊徐是懲。古典所載。況赫赫神州。受外夷凌辱。四民嗟嘆之聲滿於道。前年常陸人宮田瀨兵衛。

謁老中內藤信思。縷縷所說。至誠徹於金鐵。且聞近時五六諸侯同心戮力。將以舉膺懲之典。非敢抗幕府。偏欲雪國辱。卿請察之。忠能曰。近時國勢殆衰。頽天皇深憂之。屢下勅。幕府問諸侯意見。幕府壅塞。勅意不詢。事於諸侯。天皇歎嘆。憂勅意不貫徹。吾輩日夜侍宮闈。豈忍坐視之耶。雖然。諸紳微弱。無肯輔之者。子等請努力焉。久光拜謝而退。是時齊裕在江戶。意身為幕府葭莩之親。豈有默視時變哉。乃上書言。朝旨可遵奉。外夷不可親狀。以諫家茂。老中井上正直。水野忠精等拒之。於是齊裕竊憤。幕吏專恣。漸絕。

佐幕之念。謂吾雖不肖。為故家齊子也。欲務輔幕府。而幕吏却疏吾家齊若在焉。或採吾一言。嗚呼家齊已亡矣。寧為不孝之子。不欲為不忠之臣也。遂致意京師。先是肥後人宮部鼎藏。長島三平。轟武平。松村源造等。竊謂嘉永癸丑以來。幕府私結外交。以背勅旨。天皇宸怒。將親征外夷。烏津茂久。毛利慶親。山內豐範。贊成之。伊達慶邦。黑田慶贊。鍋島茂實。蜂須賀齊裕。池田慶德。池田慶政。龜井茲監等。皆相屬焉。豈袖手傍觀之秋耶。乃說藩老長岡監物曰。時勢已如此。盍奮起勤王事哉。然人必謂我侯受幕府之眷顧。

非一日也。今而棄幕府非義。是所謂犬羊之見耳。宜詳大義之所在。以答幕府盛意也。否則我侯雖勇武。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況我侯未有曾臣事將軍。將軍譬如兄。天皇則得非我父耶。我父有患難。兄不援之。而衆弟援之。固無不可也矣。況朝旨非敢廢幕府。特欲誅奸吏。攘醜夷。以濟斯民耳。我侯遲疑失機。則志士不肖。藩型各自為所欲為。其辱孰大焉。監物告之。慶順慶順意不決。其二弟長岡護久。護美等。屢諫之。慶順弗聽。於是鼎藏三平武平源造等亡命。倡勸王攘夷於四方。至是鎮西諸藩為之奮。六月。久光與左

衛門督大原重德奉勅。至江戶為國家議大計。至八月。幕議稍決。乃與重德發江戶。途過武州生麥。英人鞭馬橫衝。久光前驅。從士叱留之。不肯從。從士怒。斬之。英人即死。重德亦憤。英人驕慢。駐駕於品川驛。欲問罪於幕府。將軍家茂聞之。使人謂重德曰。勅使任重矣。而外人固不知皇國禮焉。若欲罪之。則不如絕外交也。家茂雖不肖。已拜攘夷詔。豈甘外人之凌辱哉。如其裁斷。請姑期他日。重德乃與久光還京師。十二月。久光獻米萬石。以資朝廷經費。三年三月。家茂朝京師。詔促攘夷太急。家茂輒奉勅。而幕吏或沮之。久



光奏曰。臣連陳鄙見。規時事焉。而諛口間之。謀不行。議或沮滯。臣強在闕下。恐媒孽不虞之變。且攘夷期迫矣。願賜數日暇。就國以養兵。詔允之。先是英人以生麥殺傷事。誚幕府。幕府不能制。茂久乃使人稟幕府曰。聞英人欲獲我族。久光而甘心焉。夫英人失禮於我。我斬之。曲在彼。而彼求其償。何其戾耶。吾請用兵決之。當是時。公卿將士亦多執不可償之說。於是乎詔以五月十日為鎖港攘夷期。七月英國軍艦入鹿兒島海。徵償金曰。幕府既納四十萬弗於我。而貴藩未決之。請得二萬弗以養死者妻孥。不然則得其

罪者而甘心焉。茂久使人答曰。殺人者死焉。我法也。然犯勅使。鹵簿者。亦我國有法也。卿等宜就我。日本政府論之。英人怒。欲輒奪兵艦而去。會大風雨。我兵追之。英艦七艘宛轉自在。砲戰善拒。我兵亦砲擊破其六艘。英人死傷過多。喪其二將。不能復戰。我兵急擊之。英人倉皇不遑。後艦錨遂絕。錨索而走。我兵乃奪錨。帝聞之。是月廿五日。詔賞外夷攘斥之功。後及和議成。英人來乞所亡之錨。茂久輒還與之。凡各國爭鬪。洋中奪錨。則傳言之四方。告戰捷。及和成。得償金。還之。以為公法。是役也。英人不償金而得之。以故

喜出望外云已而帝憤幕議因循不敢應機欲親征外夷慶德時在京師上疏曰古者天子親王自為將帥輝武於海外國史所載雖然方今內有公卿外有幕府列藩選其人以征焉亦奚有不可也若我兵敗績不奏攘斥之功則親王為之元帥而後議親征是為得其序焉今也至尊出征臣不為得其機且小粟政寧奉勅歸關東促攘夷期幕府可必副歡旨願莫輕舉誤大計則國家之幸孰大焉書已入或曰慶德通意二條齊敬及幕吏以沮親征又曰慶德慷慨豈沮親征者乎如其疏奏出於藩吏黑部權之助等意

其奸以口舌不可爭也同藩河田左久馬等二十二人竊相議曰不除奸吏遂不能見吾侯正議八月十七日乘夜刺黑部及高澤省已早川卓之丞而逃加藤重次郎者亦嘗阿黨黑部聞變恐怖自伏劍而死先是天皇親征之議起或傳內旨徵久光久光以命之不公不敢應天皇欲詔召之時朝議疑薩人殺姊小路公知免禁門宿衛鷹司輔熙三條實美等亦以公知遇害之故沮久光久光固不知殺公知之事謂奸人作間也九月茂久與毛利慶親山內豐信率兵抵大阪上書請斥奸人十月茂久豐信入京師奏請

與家茂慶喜慶永等為慶親議事。詔召家茂等。元治元年正月，茂久奏曰：八月十八日之事，臣不堪悲痛。朝令夕革，自古為衰世之弊。習敢請天皇親與輔弼公卿，俯察時勢人情，以建不拔之基，明遠大之謀。臨事莫紛紜，不然則良法奇策亦屬徒為。傳不云乎：本立道生，如其大計，宜下令列藩，以採公議。帝嘉納焉。是月，詔叙久光從四位下，任少將兼大隅守。二月，茂久上書請建祠湊川，祀親王護良源親房楠正成，招其忠義魂，以禱護國攘夷。帝復嘉納焉。命茂久董其事。是月，護久護美奏曰：自要港已開，激徒橫行，有櫻

田阪下變，初毛利慶親謀朝幕協和，而朝旨幕命未盡善也。如進慶親官，又賞馬關之舉，皆稱為偽勅。臣未知其謂也。毛利氏固執舊詔，以新詔為偽勅，遂致紛亂矣。請詔召慶親父子，若其重臣於大阪說諭懇到，使毛利氏信朝幕協和，而後責其勾引七卿暗殺幕吏等罪，則慶親必謝其過也。若夫執迷違旨，則天人所俱誅，誰敢拒之。今也廟筭不出於此，臣為國家危之。於是朝廷置參與職，以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充之。三月，池田茂政策九事：一曰定國是，和人心，是為攘夷之基本。二曰長崎新瀉箱館三港之

外。可禁外國船入泊也。若犯約則攘斥之。三曰。可速舉橫濱鎖港之實。四曰。省江戶城營繕。可以充軍資。五曰。將軍宜入大阪城。以議海防。六曰。尾張前亞相館二條城。可以守衛京師。七曰。募金於富商。可以贍藩力不支者。若不修其武備者。宜嚴加譴責。八曰。可禁藩士游說親王公卿。九曰。可許毛利氏入京師。此數者。今日之急務。而一失機。則國勢恐土崩不可復收也。家茂頗悟。而未能報。茂久又奏曰。嘉永以來。未見內備充實之功。將軍推至誠。一新天下耳目。則挽回國威。亦非太難也。顧朝廷制大體。而幕府不盡其

職掌矣。客年。弊邑與英人戰。以砲艦不完。不能壅粉敵艦。遺憾何已。誠能充實軍備。振起士氣。則膺懲之典可舉也。將軍既奉勅。而未下攝海守備之令。使人生疑惑。請速表實。以鎮衆情。四月。齊裕慶德。齊正等累遷參議及宰相。並叙從三位。慶應元年。家茂在大阪將伐毛利氏。徵南海鎮西兵。二年四月。茂久齊裕等致書京師。奏曰。征伐者。天下重典。其名正理明。則將士不待令而會焉。客歲。德川慶勝。西問毛利氏罪。觀察其悔悟恭順狀。解兵而還。今復將軍伐之。是曰。無名師。臣等不欲出兵。以援無名師。請辭焉。使其臣

大久保利通至大阪謁老中板倉勝靜諫其征長細川慶順亦稟家茂曰將軍逗大阪殆一年將士念歸動欲擁將軍而東願不做將士之意且在大阪而通意西藩以定人心則今日之事可坐而制也家茂不納命慶順出兵援幕軍七月慶順部將長岡監物溝口藏人等擊毛利氏兵於豊前破之幕軍參將小笠原長行指麾失其宜監物藏人等怒之輒引兵而還於是幕軍不振長行航走長崎八月小倉城陷茂久聞長防士民激發幕軍取敗與久光等相議曰自國家受外侮殆十年幕府失統御之術國是未定內訌

之機已發於櫻田尋有五條筑波之亂其肅整內政急於救溺而將軍不省輒興征長師何也嚮德川慶勝諒毛利氏謝罪班師乃毛利氏已有辭而長防士民所歎訴幕府一切却之豈可謂公當哉且疑毛利氏使臣宍戶備後等若夫紕問使備後等無容喙則其士民亦自知罪焉今則不然妄拘留使臣箝其口士民益憤恨以幕府不為直況如襲大島郡事頗類海賊固不忍言也不唯激其士民國家治亂之所係焉不可以不審也乃致書京師以聞時家茂薨於大阪帝下詔慶喜議之茂政及蜂須賀茂韶上疏請黜

松平容保等一新天下耳目。茂久亦使人謂山階晃親王曰：宜以德川元千代為將軍。廢二條齊敬。及朝彥親王。松平容保等以寬典處長防也。不然則干戈無止時。王請計之。親王乃頷焉。屢入朝。召慶喜等議事。十二月。帝崩。遺詔勿開兵庫港矣。且曰：可處毛利氏以寬典。三年四月。茂久宗城入京師。慶勝、慶永等亦相踵至。俱請奉遺詔。將軍慶喜不肯。上書累奏。請開兵庫港。慶德、茂政、茂久等上書奏曰：兵庫港者京畿接近之地。先帝深憂腥羶。闢入輦下。遺詔勿開港矣。今也。將軍所奏事情似不得已。雖然先帝所肯不

制可。況陵土未乾。新帝猶在諒闇。俄變換遺詔。何以示信義於天下也。臣聞外人重信義矣。果然則諭彼以此。亦何有不服從。如此則舉知陛下為孝子。而將軍亦應得為忠臣也。臣等敢請忠孝二道之不湮滅焉。當是時。茂久、豐信等議與慶喜不相協。各以病就國。齊正、宗城等亦相尋就國。十二月。茂久、豐信及淺野茂長等奉詔入京師。無幾。詔廢幕府。解慶喜、容保等職。容保等弗懌。謂茂久等所為也。輒舉兵。大阪、茂久奉詔。使部將西鄉隆盛、伊知地正治等率兵八百守鳥羽。茂長、豐範及毛利氏兵守伏見。明治元年。正

月三日。容保定敬。分兵萬餘。為二逼。伏見烏羽。隆盛  
正治及毛利氏。部將山田市之丞。交野十郎等。擊却  
之。適護久奉詔。北上至大阪。慶喜使人要之。答曰。朝  
廷傳旨。徵臣等。若遲緩。忤旨。則罪無所謝。況朝廷有  
戒心。何稽留之為。容保等亦使人。百方說示止之。護  
久不答。乃率精兵數百發。大阪將入京師。賊兵遮路。  
護久大聲呼曰。臣長岡澄之助。奉勅赴京師。宜速開  
路。不然。則吾一擊破之。賊兵不能爭。護久即入京師。  
帝慰勞之。命護禁闕。五日。隆盛正治部下。及諸軍並  
進。賊兵據淀城外。設伏挑戰。我兵知其有伏。不輒進。

隊長石川厚狹。伊集院與一等。奮曰。視危失機。如其  
怯。何攜銃手數人進。伏即起。厚狹與一等。數人血戰。  
皆死之。正治憤激。麾兵大破賊兵。遂取淀城。賊兵退  
保八幡橋本。我兵又破之。賊兵遂大潰。正治等乘勝  
與市之丞。十郎等。合兵追北。十二日。進至大阪。賊將  
慶喜。容保。以下已逃。其兵亦皆逃亡。正治等乃遣兵  
縱火大阪城。奏大捷於京師。已而茂久。護久。慶德。茂  
政。齊正等。奉詔出兵討東北諸賊。連戰一年。遂平之。

續日本外史卷之六終

新瀉縣管内  
西蒲原郡  
五中學校  
第十一小學校  
水澤校之印

續日本外史卷之七

馬杉 繫 著  
賴 復 閱

天皇前記

毛利氏

山内氏 淺野氏  
佐竹氏

續外史氏曰。長防之為州。三面皆海。而東控山陰山陽。其收穫之利。殆踰百万石。昔日輝元之削疆土也。屢以長防二州。為其有焉。部下將士。或因跟縮。輝元使從弟秀元計其歲入。秀元答曰。大凡不下於七十



方石輝元曰。可矣。由是觀之。當時二州之歲入。已如此。爾來填海關山。其贏利可知耳。毛利氏以累世勤王之勲。舊受眷遇於天朝。特渥矣。嘉永安政之際。深憂國運衰遷。屢上書諫幕府。弗省焉。猶且欲匡濟之。百方苦議。與幕府諸老。反覆論辨。殆碎肝腦。而議遂不相協。乃奉勅入京師。時島津氏先在焉。山内氏亦踵入京師。因勅三氏。挽回衰運。三氏協力。東西馳驅。務副宸慮。幕吏厭苦之。陰謀離間。島津氏素推中川王。毛利氏乃推三條公。勢似相拮抗。山内氏居間。務謀之協同。而一旦分崩。釀成癸亥甲子之難。毛利氏

之窘厄。殆至不可援也。然而勤王之宿志。未嘗衰退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長防據山海形便之地。募兵馬於南海鎮西。以扼山陰山陽之要衝。加有高杉大村山縣諸士用兵如神者。其利不啻踰百万石。以通志於京師。而山内蜂須賀淺野有馬兩池田諸氏。皆一時雄藩。俱懷勤王志。乃如暗相應者。島津氏亦復竊結款以援我窘厄。於是乎幕府大兵英佛軍艦。雖環攻之。不能遂拔長防矣。賴子成曰。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為智慮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論者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智慮。而不知天

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余謂大勢一變。毛利氏之  
再得拜天日者。是不因其智慮。而因其地利與人和。  
不因其地利與人和。而因其事之合義。子成又曰。昔  
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  
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  
取焉。余復從贊今日之毛利氏。毛利氏守志於窘厄  
之中。以奉宸旨。可謂義之大者也矣。而明治之初。出  
兵保護王室。討平東北亂賊。其功績非營孫氏之比。  
況為國家畫王政維新之大策。其功之大成果。何如  
乎。亦以其事之合義也。

毛利氏大江廣元。裔大膳大夫慶親。十五世祖曰元  
就。元就生隆元。隆元生輝元。輝元累進。拜權中納言。  
慶長之初。降德川家康。家康削其山陰山陽之地。更  
授長門周防二國。事皆載在前史。今不贅之。輝元生  
秀就。秀就生綱廣。更冒松平氏。綱廣而還。父子叔姪  
相繼襲封。並拜從四位上。大膳大夫。文久元年。慶親  
養族淡路守元蕃。弟定廣為嗣。任長門守。慶親後更  
名敬親。定廣亦更名元德。二年。元德與島津久光。山  
內豐範。在京師。俱議尊王攘夷策。以副叡旨。  
山內氏出於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鄉十世孫首

藤義通居相模山内。因氏焉。其裔徙居丹波三宮城。天文永祿間。有久豐者。稱山内孫太郎。其子盛豐。稱但馬守。仕織田信安。自丹波徙居尾張。先是。信安與族織田敏定。分尾張八郡為上下。敏定領下四郡。居清洲城。稱下織田。信安領上四郡。居岩倉城。稱上織田。盛豐為信安守。黑田城。永祿中。敏定庶族信長。與信安有隙。攻拔岩倉城。尋攻黑田城。盛豐力戰不利。與長子十郎死之。次子一豐。時年十三。受父兄戰沒之餘。流寓四方。不能自給。後數年。折節隸信長。稱猪右衛門尉。有賈人自東奧來。鬻馬。其馬雄姿龍蹄。稱

閔東無雙。而其價貴重。衆無購之者。賈人將牽而去。一豐意望殊急。而苦無其資。乃歎曰。吾新就仕途。未嘗表寸功也。乃騎如斯名駿。以入君家。覽觀則足稍表吾武。而貧困無其資。何遺憾之多於世乎。其妻聞之。謂一豐曰。妾聞名馬價貴矣。不知幾許金乎。一豐曰。黃金十兩也。妻曰。然則可獲其馬矣。妾請給其資。輒開鏡匣。出十金授一豐。一豐大驚。罵妻曰。身逼貧窶。有年於茲。汝有金秘之。以不救吾困。苦慳戾何如此。妻答曰。卿言信然焉。然妾初嫁卿也。父授此十金。戒曰。勿敢供尋常資用也。夫士之苦貧。亦尋常耳。宜



臨夫婿大事以供之也。妾守父戒與卿共嘗艱苦蓋  
久矣。頃聞京師有觀馬宴。卿騎此名馬以從君侯則  
不獨卿之榮。君侯之名譽亦不為不多矣。是以供之  
而已。一豐因獲購其馬。已而信長入京師。一豐騎而  
從之。信長觀其馬而驚曰。騎之者為誰。左右對曰。山  
內猪右衛門也。信長乃召一豐問其所獲。一豐答以  
實。信長感嘆久之曰。真個良馬也。嚮使與人牽而去  
恐為信長家人不識。馬吾聞一豐流寓非一日。雖纔  
就仕途。家道貧窶可知也。何圖獲良馬以示我。武威  
於京師實吾良臣也。命屬羽柴秀吉增其給祿。一豐

從秀吉連歲力戰。天正十一年賜若狹高濱城居之。  
十三年從近江長濱城。稱對馬守。十八年以累功從  
遠江懸河城。食五万石。慶長五年家康之東也。一豐  
從至下野宇都宮。其妻在大阪。使人問行報。三成行  
長等舉兵。狀從家康在下野者未審。上國狀家康召  
諸將士問其歸向。眾不輒答。獨福島正則請屬家康。  
一豐亦因家人所報已審。三成等狀乃進請曰。僕城  
地在海道。連出族屬及其妻孥。使以質于吉田。差兵  
守懸河。則城中貯積殆支數月。諸將士聞之意即決。  
於是西討之議立成。家康大喜焉。吉田者家康女婿

池田輝政城地也。一豐乃委質於輝政，與正則等為先鋒，馳至美濃，大戰關原，走敵將行長，以功除土佐守。慶長七年，始就國，修高知城居之。明年詣江戶謝恩。家康從容問曰：土佐歲入有幾許乎？一豐對曰：大凡可二十萬石。家康驚曰：昔者長曾我部氏在土佐日，故太閤館之，吾亦從至其國，考察地形，以為歲入不下百萬石，故賜汝以酬其勞，何圖如斯其小也！一豐感泣，拜慰撫之辱，尋叙從四位下。一豐無子，養弟康豐子為嗣。大將軍秀忠賜名忠義，前將軍家康養松平定勝女妻之，命冒松平氏，已而忠義拜從四位

下土佐守，兼侍從。有四子曰：忠豐、忠直、一安、安豐。而長子忠豐襲封，次子分受新地。忠豐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忠豐子豐昌襲封，而無男，修理亮康豐曾孫豐房襲封，亦無男。弟豐隆襲封，自豐隆至豐淳八世相繼襲封。豐淳無子，叔父豐著子豐信襲封，並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豐信性英毅，臨事好謀，其嗣子豐範相繼任土佐守。叙從四位下，兼侍從。文久二年，豐範入京師也。淺野茂長亦使其義子長勳入勤王事。

淺野氏出於貞純親王。親王第六子曰經基。經基有

武幹降為武臣。賜姓源。經基長子滿仲。居攝津。多田任左馬頭。滿仲長子賴光。任攝津守。相繼為禁中武衛。賴光七世美濃守光衡。次子判官代光時。以淺野為氏。其裔徙居尾張。永祿中有長勝者。仕織田信長為弓隊。無子。養二姪女。長女嫁木下秀吉。長勝初迎族平井彌兵衛子為嗣。名長政。以次女妻之。長政亦以弓隊仕信長。及秀吉受封播磨。信長命隸之。以長政為秀吉姻戚。資望起於眾。秀吉亦眷顧不為不腆委以家事。長政性忠純。為秀吉屢策規畫。後班豐臣氏五奉行第一。拜從四位下。彈正大弼。兼侍從。先是。

長政居近江阪本城。食若狹九萬石。後以累功。賜甲斐國食廿一萬七千石。秀吉薨後。與石田三成有隙。長政子幸長憤懣。將擊三成。德川家康居間慰解之。長政終去職。赴其封甲斐。尋屏居武藏府中。時德川秀忠在府中。素知長政無罪。乃時使人慰問之。幸長猶在京師。以秀吉遺托護衛。北廳淺野氏慶長五年。家康東討上杉氏。幸長率兵從之。及三成舉兵。幸長先驅至美濃。攻拔岐阜城。長政亦從秀忠自東山道西上。會美濃軍。幸長進戰。關原。擊走三成等。以功更賜紀伊食三十九萬五千石。叙從四位下。任紀伊守。

十二年長政致仕家康特賜常陸眞壁郡近江越智郡以其五萬二千石為養老邑長政乃攜其妻及次子長晟赴江戶以老焉家康奏請以長晟為右兵衛佐更授備中二萬石幸長無子長晟入襲其封任但馬守元和元年為家康攻大阪有功尋叙從四位下三年以秀忠命聘家康第三女為夫人七年賜廣島城徙居焉食安藝備後四十二萬六千石已而兼侍從有二子曰長治光晟長治以母賤不得為嗣別賜備後五萬石居三吉城次子光晟以家康外孫立為嗣任安藝守拜從四位下侍從冒松平氏尋轉左近

衛少將長子綱晟襲封拜從四位下彈正大弼綱晟八世曰茂長任安藝守文久二年詔召茂長茂長會卧病使其義子紀伊守長勳詣京師與鳥津毛利山内三氏奉詔議國事當是時佐竹氏出兵京師護衛禁闕

佐竹氏出於鎮守府將軍源賴義賴義第三子新羅義光孫昌義者領常陸佐竹因氏焉文治之季昌義孫秀義率兵會源賴朝於下野討藤原泰衡秀義旗幟皆用白與賴朝旗幟無別賴朝乃取月輪扇賜秀義為其徽号秀義六世貞義隸足利氏其曾孫義盛

無嗣。以上杉憲定次子為女婿。名義仁。勲舊將士弗  
懾。乃欲奉貞義曾孫興義為主。於是足利持氏使岩  
松持國攻興義。長倉城將士不能支。遂立義仁為主。  
應永之季。鎌倉亂。義仁率兵援持氏。以功賜館號。為  
關東八家之一。義仁六世義重。稱常陸介。當是時。管  
領上杉氏亡。關東豪族悉屬北條氏。而常陸下野將  
士屬義重。北條氏直憤之。累攻常陸下野。義重力戰  
却之。時有江戶重通者。亦為常陸豪族。以其通北條  
氏。義重攻滅之。尋取水戶城。使長子義宣徙居。自老  
于太田城。天正中。豐臣秀吉伐北條氏。義宣率兵屬

之。以功為常陸三十三館總督。已而欲滅三十三館  
併其米地。以領焉。因石田三成而謀。時秀吉在伏見  
城。義宣赴請曰。曩賜殿下信書。撫馭本國。而豪族等  
兇暴不肯從指令。是凌殿下也。今而不制之。恐違  
徒日多。願賜其裁斷。三成在側。累贊義宣所訴。秀吉  
作色曰。奴輩凌我。固有罪。卿為吾處之。義宣大喜。馳  
就於國。托事徵豪族三十三人。悉誅死。遂併其地。食  
八十万石。於是威權震關東。蓋由三成贊成也。秀吉  
薨後。三成將罹禍。義宣率兵赴援。三成屢得不死。無  
幾。三成陰圖伐德川家康。義宣在常陸。遙應。三成自



將步騎四萬餘出陣多阿郡欲與上杉景勝前後夾  
伐家康家康時在宇都宮俄西擊三成等於關原大  
克之義宣失望不知所出族將東政義說義宣降家  
康義宣逡巡不決父義重憂懼遣重臣緒賢大藏人  
見主膳通意家康家康不答義重乃赴伏見謝罪家  
康視其老悃可憫不肯問罪後數年義宣赴伏見謝  
恩家康命收常陸國更賜出羽秋田二十万石國老  
群馬丹波說義宣曰顧我兵有四五萬糧仗亦應支  
十年盍死守故土義宣曰今也天下將士悉屬家康  
吾據我孤國以受天下兵勢固難保也且三十三館

遺族乘機作亂必矣其死於輕卒手辱莫大焉遂率  
七千餘騎徙秋田群馬在常陸與兵無幾敗死慶長  
之季義宣與諸將攻大阪大戰今福堤克之部將梅  
津某以下數人最有功家康賜感狀及絹帛賞之義  
宣累進官至左中將兼右京大夫無子養弟岩城貞  
隆子為嗣名義隆累遷官至左少將兼修理大夫義  
隆十一世義睦無子以相馬益胤子為嗣名義堯拜  
從四位下右京大夫兼侍從後陞從三位左中將先  
是安政元年正月長門人吉田矩方在江戶疾外人  
傲慢無禮凌辱我國體慨然講攘斥策意以進退不

便木船當鐵艦如神未可保必勝也乃謀佐久間修理修理曰察方今宇內形勢自非周游海外各國傳習軍艦蒸氣要術未可以講海防也矩方乃感發會米國軍艦泊浦賀矩方欲駕遊海外觀其情勢乃與同藩澁木某就米艦而苦請艦將不聽許實幕府將軍家定使人捕矩方命毛利氏錮之居二年事乃解五年老中間部詮勝詣京師奏請開港締約矩方聞之竊欲刺詮勝毛利慶親大驚使人捕矩方再錮於長門幕府召矩方於江戶糾問數條矩方以實答焉六年八月遂刑矩方矩方為人慷慨以國家憂為己

憂慶親不能用遂使之刑死矩方黨麻田幸輔高杉晉作久阪義助入江九一等亦慷慨數諷慶親建勤王攘夷策慶親乃詣江戶極論外夷不可親之狀家茂弗省慶親謂幕府先締條約於外國而後奏焉朝廷責其專斷幕吏托事左右不肯奉勅雖勢出於不得已而天下衆庶不以幕府為直也夫朝廷幕府相和乃本也而諸港開鎖抑末也於是乎可翼戴王室先立我國體矣國體已立則開鎖之權在我自我航海互市西洋各國亦無妨也文久二年二月慶親說老中久世廣周曰承井伊氏擅政之後未能洗除餘

弊抑和宮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謝恩。且如攘夷宜勿愆朝旨。而將軍或食言。於是天皇宸怒。世或以幕府為違教。近時自黜鍋島齊正。山内豊信。伊達宗城等。列藩缺望。各為自守之計。國勢已如此。今而無大處分。則必有噬臍之悔也。僕為幕府危之。廣周西曰。卿之所謂大處分者。僕不知其為何物。請受明教。慶親奮曰。為今之計。在以松平春嶽為大老。以刑部卿慶喜為輔將。登庸川路聖謨。佐佐木顯發等。以一新大政。不能則吾欲與薩肥諸藩奉詔。以令四方也。廣周愕然。先是慶親使其臣永井雅樂探上國狀。至是

薦雅樂於廣周。雅樂專主開港。希幕旨。廣周乃與諸老議。召雅樂授密旨。西上說京師。四月。豊信宗城等奉家茂教。解其幽屏。雅樂既入京師。謁中山忠能。說以時勢不可已。請得外國條約。救裁當是時。京師盛唱攘夷。上下俱惡雅樂。雅樂終不得要領。而東長門人在京師者。欲陰刺雅樂。要之。大津驛。雅樂謀知之。間行出京師。取路東山道。厯以身入江戶。慶親怒。錮雅樂於長門。遂命自殺。乃使人謂細川齊護曰。客冬以來。數說久世安藤二氏。請定國是。久世氏乃召我臣某。授密旨。往說京師。事非容易矣。吾深憂之。願盡

高議以鎮衆心。是月慶親移病就國。留嗣子元德於江戶。以議國事。元德乃說幕府諸老曰。近日内憂外患並至。人心洶洶。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以議國是。凡事之大者奉詔。令天下則億兆士民將知公議所在矣。諸老弗答。五月元德留書幕府奉教入京師。帝召之。簾下詔曰。乃祖元就勤王事已尚矣。乃父慶親嘗憂外夷強梁。欲佐幕府副朝旨。其意可嘉焉。今也汝不忘祖先勤王之遺志。奉勅入京師。朕太喜焉。宜在輦下。與島津久光戮力以鎮衆心。元德感泣奏曰。臣雖無似。謹奉詔。願勿煩宸慮。因拜謝而退。自是元

德在京師。與久光屢入朝獻攘夷策。討論國是。意謂幕府自締條約。開諸港。奸商投機。恣昂低物貨。世舉困之。況京師三塞之地。士民訴窮乏太切。豈可坐視之哉。乃使人諭京攝豪商。勿恣昂低物貨。於是乎京阪士民慕毛利氏如慈母。四方志士亦聞其聲譽。競入京師贊成元德議者殆千人。是時故吉田矩方黨高杉晉作。久阪義助。入江九一。山縣狂介等。在長門日議攘夷策。乃不論士民棟樑悍耐事者。編入兵籍。呼曰奇兵隊。以備海防。八月山内豐範奉勅入京師。與島津毛利二氏戮力以議國是。時人仰其威望。凡

語尊攘者必先以薩長土稱。天皇深嘉三氏忠誠。詔曰家茂已奉詔解親王公卿及諸侯幽屏而士庶羅縲繼者未解朕疑其意且如安島帶刀死國事者亦不貳焉。今也欲招集其寃魂使子孫長奉祭祀也。汝等以為如何。元德拜詔請赴江戶與家茂等議之。帝制可焉。八月元德赴江戶與幕府諸老反覆討論家茂乃奉歡音無幾元德還京師以聞已而就國慶親代朝京師十月豐範與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姊小路公知奉勅赴江戶傳攘夷詔令家茂奉旨當是時朝茂親王及近衛忠熙等結於島津氏三條實美姊

小路公知等結於毛利山内二氏勢稍相軋松平容保為京都守護陰謀其排陷天皇不察焉三年正月慶親陞從三位宰相二月有人棄唐橋村農惣助首於豐範邸下揭示曰千種少將嘗助幕吏奸謀將以極不義之榮華遂與島田左近賀川肇等謀謀陷大臣公卿其罪跡有不可舉說者因乞首級至於此如其深旨天地神人所知請諒察焉豐範大驚使人檢其首則非少將也蓋少將引罪屏居於唐橋村惣助乃其里正也嘗得千種氏寵幸故裁之以諷云豐範頗有悟已而就國慶親亦奏請就國巡視長防海岸

續日本外史 卷七  
嚴其兵備時將軍家茂在京師詔督攘夷期甚急家茂奉詔以是歲五月十日為期帝乃下詔布告於天下於是列侯各就國以嚴海防幕吏不懌焉將擁家茂歸江戶帝宸怒益疾幕吏橫恣五月十日佛國軍艦自豊前海入周防海遂破赤馬關毛利氏戍兵擊却之廿三日英國軍艦冒風雨來破我兵在阿彌陀寺礮臺者砲擊破其艦英兵放輕舸來逼戍兵力戰英人死傷太多時英艦在龜山洋者突進來襲我兵死之者數十人英艦亦退去廿六日英艦更自玄海入我兵在觀音寺礮臺者逆戰英艦砲擊龜山礮臺

我兵不屈三面合擊遂破英艦英艦逃走六月朔英艦又自周防洋進阿彌陀寺龜山礮臺兵巨砲連射英艦破龜山礮臺向南濱元德聞警率精兵三千自八重山下航向赤馬關英艦望見之要擊元德於龜山洋元德太急赤馬關戍兵以甲真虎勢二艦援元德英艦砲銃連射以却之元德益急自麾兵取長槍拋英艦英將傷頭而斃於是英兵沮靡甲真虎勢二艦乘間逼英艦英艦急彈甲真艦艦敗而沈沒虎勢艦踵進英艦不能支乃射火彈於南濱而去元德駕虎勢艦追躡至周防洋不及日已昏暮元德還赤馬

續日本外史 卷七  
關五日。佛艦二艘。自周防洋來。襲左京。亮毛利元周。以兵三百力拒。不利。佛兵駕輕舸。縱火前田村而進。元德以精兵千餘逆戰。大破佛兵。斬獲頗多。時幕吏數人在獲中。元德以為幕府喉。外夷以攻我也。乃決戰。欲虜之。佛兵不能支。遂棄前田村而退。元德告急。豐前小倉請戮力攘外寇。小倉人不應。已而佛艦乘曉霧東去。元德使人謂小倉藩主小笠原忠幹曰。危急相援。鄰國之義。今也。袖手傍觀。特背攘夷。詔令。一旦有事。則對峙之地。吾不保。彈丸不及。卿其領之。忠幹答曰。將軍在職。僕唯知奉幕命。未知奉詔令也。如

其受彈丸。吾不得從命也。忠幹官大膳大夫。食十五万石。其城地正與赤馬關相對。而忠幹一意奉幕旨。不嘗省詔令之為何物。慶親。元德及長門人。舉憤忠幹之背大義。帝聞慶親父子先諸藩攘斥外夷。叡感不淺。使少將正親町公董來賜詔。以慰勞焉。且下詔四方。建近藩互相應援。以掃攘外寇之制。蓋懲忠幹不援我之過也。是月。幕府使目附中根一之允來責。妄啓兵端。慶親。元德怒曰。將軍奉詔。已布攘夷。令限以五月十日。吾不愆其期。黽勉以攘外寇。朝廷賜命。慰我軍勞。子等以幕府吏員。猥矯朝命。何其戾乎。因

拘留之後有人殺一之允云當是時慶親將士深怨  
忠幹依公董請征小倉公董報之京師帝欲拜朝彦  
親王為督將以征小倉親王沮之事遂罷松平容保  
憎毛利氏過激謂不除之則難以挽回幕威密與朝  
彦親王謀毛利氏將士在京師者不之察八月十八  
日容保下令俄解毛利氏宿衛部將高杉晉作入江  
九一等奮怒不已乃欲詣鷹司邸稟事是日禁門皆  
閉不許毛利氏兵入禁中晉作益怒遂毀鷹司邸後  
門而入謁閔白輔熙曰我藩誠忠世皆知之何圖俄  
遭擯黜臣等不知其所以也請蒙明示而制部下不

然則我兵暴動恐生匪測之變輔熙曰吾雖職居閔  
白今日之事嘗不與知也吾且入朝希叡旨汝等宜  
鎮撫部下以俟後命時前大納言柳原光愛傳詔停  
輔熙入朝輔熙驚愕不知所出會中納言三條實美  
等數人來投曰臣等聞禁闕繹駭將入覲容保兵拒  
臣等曰朝廷下令停其入朝於是臣等不得入禁中  
不知是那般之變願垂明旨以解臣等疑惑輔熙答  
曰未如其旨亦已傳詔停吾入朝卿等請察之晉作  
在階下怒髮衝天乃進言曰奸賊果為奸臣請一死  
欲以雪關藩之辱併解諸卿之寃言未畢實美諭曰



汝且勿速矣。吾輩熟計以處變。時國事掛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左近衛少將東久世通禧侍從四條隆訶右馬頭錦小路賴德修理權大夫壬生基修主水正澤宣嘉等亦皆來在坐乃相率投大佛方廣寺毛利氏兵三千餘人從之。近衛兵聞變馳集方廣寺者殆萬人欲奉實美等討容保。晉作乃謀議曰賊皆在禁中不可襲也。請誘之郊外以決戰。諸子其努力焉。急部署其所向。毛利氏督將讚岐守元純吉川經幹等諭止之曰動干戈以擾輦下其罪不細也不如退而謀之。實美等亦然之。謂自非憑毛利氏安得掃攘外

夷以安宸慮。遂相率而西。帝驚遣柳原光愛留之。不及詔。削實美以下七人官爵。是月詔召豐信無幾。禁毛利氏兵士入京師。九月豐信與島津茂久毛利慶親至大阪致書京師曰願斥朝彦親王及松平容保池田慶德酒井忠績匡正朝議不然則吾輩與此數人相見于馬上耳。公卿危懼莫敢奏達者。先是諸與三氏終始者多遭刑死。茂久等謂容保等之所為也。十月茂久與豐信率兵入京師將有所奏議時毛利氏國老益田親施上書請復實美以下官爵慶親亦因右少辨勸修寺經理上書請入京師皆弗報。十二

續田本外史 卷七  
月慶親再使國老根來下總并原主計至伏見詎戀  
關之情豐信及長岡護久等欲召而議之或曰縱之  
入京師則游說公卿其生奇變必矣命却之是月薩  
摩商船發兵庫將至長崎泊豐前田野浦赤馬關戍  
兵誤認為外國船直砲擊之船中死者三十人島津  
氏啣之元治元年正月將軍家茂入朝詔曰毛利慶  
親輕忽攘外夷固非朕所望又曰如容保慶永等志  
慮宏遠足以任國家樞機朕視汝等猶子也汝等視  
朕亦猶父焉家茂感泣奉詔茂久豐信等聞之謂朝  
旨前後相反何也然今爭之不可也乃置宿衛兵於

京師而歸容保益縱細作以謀其離間自是豐信稱  
病不輒入京師六月慶親使國老福原元佃至伏見  
分疏藩情其部兵四百餘人從之一橋慶喜松平容  
保等使之諭斥從兵不肯慶親使國司親相益田親  
施率兵五百相踵至嵯峨山崎助元佃長門守元德  
與實美季知等以千餘人繼之元佃親相親施鞠躬  
分疏詐慶親父子寬併請復實美等官爵弗報元佃  
等憤怒謂為朝彥親王及慶喜容保等所壅塞乃相  
議曰不進除君側之奸安得拜天日七月十九日昧  
爽元佃親相分兵三道入京師將有所請慶喜容保

等部署官軍二萬餘護京師。元倂親相等。狝突奮戰。殆破禁門。官軍縱左右翼擊之。元倂先敗。半田紋吉死之。紋吉名成久。筑後人。嘗在京師唱尊攘。奉前侍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軍敗。與忠光等數人走長門。至是從元倂自伏見進。與官軍戶田氏彬兵戰。蒙銃傷死。親相亦戰不利。多失其良收。兵而還。長門家茂唱毛利氏兵犯闕。罪奏請削慶親以下一族官爵。以大納言德川慶勝。大藏大輔松平茂昭為總督。部署島津氏以下二十一藩將士所向討。長防二國。歐米各國公使亦以軍艦十八艘來襲。蓋報客歲之敗也。

八月五日。歐米軍艦來攻赤馬關。我兵砲擊却之。詰旦。外艦數艘復來逼。砲丸雨注。我兵不能支。遂棄礮臺而退。外兵乃用輕舸就陸。自板谷村進。我兵邀戰。破之外兵死者無算。而佛艦別隊自前田村進。衝我軍後。我兵敗績。七日。佛兵據山結寨。以狙擊高杉晉作。山田市之丞等分兵格鬪。數合互有勝敗。慶親意。今也。幕兵在前。而外艦拊我後。是腹背受敵也。我兵雖萬死。未可保必勝也。乃令諸軍以彈藥已竭為名。使人至外軍以議和。外將責以客歲之舉。慶親乃舉攘夷詔書及幕令為證。左外將執首肯焉。遂戰。兵而

去無幾。各國公使會橫濱。相議曰。宜徵償金三百萬弗也。乃請幕府曰。毛利氏所以讐我者。蓋奉朝旨。幕令也。彼已有其證左。何獨以我為讐哉。乃幕府食言。以賣我也。宜償軍資三百萬弗。以謝我勞也。不然。則吾輩再抵長門。可直議之已。幕府諸老困之。乃答曰。幕府徵之。長門可以致卿等焉。請勿復煩。意慮公使皆領之。是月。家茂使伊達宗城傳命慶親曰。曩日其藩士恣入京師。敢犯禁闕。罪非輕也。宜慶親以下一族屏居。以待命。慶親答曰。嚮使福原元佃分疏藩情。何圖元佃違節度。率兵犯闕。下亦教戒無素之所致。

也。請以寬大至仁。緩吾罪。則幸甚。因使族毛利元純拘執元佃。親相親施以下。首謀十餘人。十月。幕軍總督德川慶勝。副總督松平茂昭。入安藝。以廣島為牙營。刻期逼長防。慶親使人因淺野氏分疏曰。聞征討期已迫。憂懼失措。願審吾衷情。以得寬大處分。乃慶親元德出山口城。屏居天張寺。謹慎以待命。先是。毛利氏將士紛紛。議論不相協。遂分為二黨。吉川經幹。宍戶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主恭順。而麻田幸輔。前田孫右衛門等。唱戰守。目備後等。稱俗論黨。備後等怒。將捕幸輔等。幸輔乃引罪自殺。其黨三千人。

續日本外史 卷七  
相率投三田尻。時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等在三田尻諭就恭順。於是乎闔藩肅然。經幹備後等毀封內柵門。撤要衝。守備閉將士邸宅。謹慎恭順。以表無他。幕府大目附及軍目附數人來而檢按焉。總督部將成瀨正肥率兵三千屬之。我藩諸老有司迎之山口。以示恭順之實。已而大目附以下還廣島。我老相議曰。不如速刑元佃等以謝罪也。十一月遂斬元佃。親相親施等首謀十三人。經幹使人至廣島。因淺野茂長希旨曰。征討日逼。慶親父子一族闔藩恐懼泣血。不遑待命。乃刑首謀魁將以謝罪。且實美季知以下

朝紳在三田尻者。或徙之封外。或還諸京師。唯命之。從願為我稟。總督以申救之。茂長稟之。總督十三日。我老志道安房携元佃以下首級至廣島。稟總督曰。如首謀穴戶左馬介佐久間左兵衛竹内庄兵衛中村九郎久坂義助寺島忠兵衛來島又兵衛等十餘人。或已死京師。或今誅之。以表誠意無他耳。時經幹及毛利伊勢相踵至廣島。陳慶親父子悔悟謝罪狀。十六日總督慶勝召經幹下令曰。速毀山口城。徙朝紳於境外。慶親父子退老。可以族毛利興丸為嗣。以鎮撫士民。經幹拜謝而奉命。十二月慶勝傳令諸將

士班師而朝紳在三田尻者。錦小路賴德以病已死。澤宣嘉脫走。不知所在。至是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訶壬生基修出從筑前其從之者數十人。島津細川黑田鍋島有馬五氏出兵看護之。先是高杉晉作逃走筑前於是奇兵隊亦逃散。潛匿於各所不復見其踪跡。及聞元間等遭刑憤恚不已。慶應元年正月晉作潛歸下之閑傳檄四方唱聚黨與。一朝來屬者五百人。皆嘗熟軍事者。無一不當百也。晉作急與其黨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謀畧取下之閑管廳奪彈藥峙軍資兵勢大振將逼菽城。

斥俗論黨我老大驚詐急幕府出兵擊之不利。部將栗屋某死之。我老乃大舉討晉作等連戰數日我軍大敗退保菽城。晉作狂介等乘勝薄菽城城兵潰亂棄守而走。晉作乃麾兵至入城中慶親元德在山口使人和解之。晉作乃斬俗論黨掠梨藤太等數人徇軍門。於是闔藩定嚮背國論始歸。晉作奉慶親元德入山口城大修守備曰幕府之罪我不止殺元間等。況聞吾曹舉兵必再致師。吾曹與諸君俱力戰以慰死者冤魂。諸君其努力焉。眾皆踴躍自奮會島津氏將西鄉隆盛密使人來通好曰。當今之時結兵那。

續日本外史 卷七  
內爭。銖銖。非策之善者。願天下協和戮力。以護皇基也。因送致京師。俘虜。我將士相議曰。受天下兵於孤國。素不保必勝之利也。雖然。竭力社稷。而已焉。固其分也。今際存亡之秋。與他藩通好。後世其謂之怯。或曰。事勢誠然也。然島津氏厚意至此。敢拒絕之。則理義恐塞矣。不如協同。露我之誠意於天下也。時土佐人坂本龍馬者。為奇兵隊部長。大贊其議。遂再與島津氏通。而幕府未之知也。聞長防二國內訌。毛利氏背前約。閏五月。家茂大舉。至大阪。將討滅我焉。十月。詔許外國條約。曰。從前幕府所約。皆出於專斷私

議。宜更正端緒。斟酌時勢。以制其宜。於是將軍家茂奉詔下教。諸藩士佐士民間之紛論。不七。豐信與豐範作書慰諭曰。古者天子親理天下之大政。聖德光於海外。而中葉以降。綱紀漸弛。自兵權歸武門。上道相侵伐。干戈無止。何暇光聖德於海外也哉。若夫北條時宗。斬元使。破元軍。豐臣秀吉。攻韓州。勝明軍。固雖非常之舉。而不過一時震武威耳。上古天朝盛時。殊有外國接待之制。降自寬永年間。建邪教。禁除滿清和蘭二國之外。拒絕外交。事出於一時權宜。然而以鎖港為我皇國古制者。蓋誤也。嘉永中。米國使節

來乞互市。天子憂其窺窬，詔拒絕之。幕府不奉勅，私締條約，遂至國中紛擾，唱攘夷以副窻音。今也朝議斟酌，字內形勢，詔建締約之制，則復上古之秋也。吾已奉詔，拒外交，吾又奉詔，接外人，其進退出處，一從詔令，固無不可也。蓋接之以信義，則彼應無凌侮我矣。雖然，如北條豐臣二氏，充實武備，以防外侮，吾固所希望也。汝等宜理會斯意，勿以暴論誤國家士民聞之，當相謂曰：君侯遂陷幕吏奸計，吾輩豈求坐食者耶？相率奔長門。十一月，幕府大目附永井尚志、目附戶川某、松野某等來次廣島，國泰寺使淺野茂長

召毛利氏老慶親，乃遣穴戶備後木梨彦右衛門等數人至廣島，尚志傳命曰：聞長防士民情勢頗涉過激，紛亂不少，將軍深憂之。差臣等以審紕之，宜不憚忌諱，以白其實。備後反覆辨論，不遺餘蘊。尚志乃按八事，備後開中答之。其一曰：今春士民分黨相爭，是時慶親父子屏居焉，不得出制之。下令鎮之。其二曰：慶親父子欲待罪於萩城，聞大師來征，士民危懼，故在山口而鎮之。勢出於不得已，如其巡行封內，無嘗有之。其三曰：山口城者，以東照公有遺旨，不可任其荒廢，乃芟草夷地，已而悔之，不復修焉。其四曰：外夷



寇近海慶親等不堪痛憤。然不給欠之物件。則事不平。豈有我士民恣結外交哉。其五曰。我軍艦已壞損。不可復修也。乃棄之。洋中有人私移於他邦。慶親非所與知也。其六曰。未嘗有恣購求銃砲於外國也。其七曰。客冬徙朝紳五人於筑前也。聞他藩士民有隨而跟者。如我士民無一人跟之。又無嘗相往來焉。其八曰。幕府召毛利元蕃吉川經幹於大阪。元蕃等刻期而遷延者。無他。士民皆謂東則必死矣。相爭留之。元蕃等非敢背幕旨。且留鎮士民哀訴耳。願察慶親父子及闔藩士民情勢不得已。速處寬大典。則恩威

兩立。長防二國士民孰不仰之。尚志曰。汝所訴吾聽之。速稟顛末於將軍及諸老。以處之而已。汝等歸邑。謹可待命。十二月。尚志以下發廣島。先是有人致書尚志曰。昔者正親町帝賜大膳大夫於毛利氏祖。近世台德公下命使吾藩主。冒松平姓。以厚其親。今上帝亦特拜慶親於宰相。今不問罪輕重。俄奪之。何也。夫中川王似社鼠。而會津氏乃城狐也。岳飛不云乎。不除內奸。焉能掃外夷。故欲先清君側。副歡意。一旦逼闕。坐大不敬。乃殺三巨帥。謝罪。總督德川慶勝察其衷情。班師何圖。權奸投隙。揚言曰。毛利氏藉外夷

力以企不良。不得不征也。因緣以制。再討名。吾輩尊攘之念。終始不渝。豈有賴外夷力以討幕府耶。吾輩聞之。蘭人小倉人等誣我也。又聞之。英人幕府欲藉外夷力以討毛利氏。而英人辭之。何自蔽罪。專責人乎。初我之謀攘夷。使人探虜情。蓋奉天朝幕府命意也。而幕府私申盟約。購求軍器於外夷。亦何不自責而讓入乎。武田伊賀天下名士。筑波大平之舉。雖得譴於幕府。而要之幕府。蔑朝命以激其忠憤耳。後世修史者。將書而曰。德川氏不務攘夷。而殺忠臣義士矣。將軍欲召毛利元蕃。吉川經幹。以問事。然事起於

尊攘。幕府不自責背朝命。而責我背幕府。何也。夫我長防二國。亦王土也。幕府得擅削之。哉。及吾輩嘗與夷虜戰。瀕海殆成焦土。猶且奉勅不渝。以死報國。欲以見藩祖元就於地下矣。而幕吏以虛威劫朝紳。人心疑懼焉。幸以聖明在上。公論徧於下。切望協同鎮內訌。況天皇嘗賜慶親父子。以公平至當四字。而幕府欲恣削我封土。廢我藩主。以舉不公不當之典。幕府處事公平。則吾輩自服而已。汝等阿諛權奸。來按事情。何足以服我士民。誠能解有栖川宮以下二十餘人。幽閉。使三條公等還京師。而後揀其人。來論。則

續日本外史 卷七  
我數百萬士民汗顏退蹙以自服也。夫文又中及攘夷詔下以五月十日為期。然兵權在幕府慶親特稟幕府不愆其期擊外寇於赤馬關其七月勅使西下賞慶親父子功勞去年七月與英佛米蘭戰而幕府列藩傍觀不援及東兵壓境不得腹背制勝以一時權謀制其變非如幕府犯朝命申約開港也。容秋之變忠臣所罪說人執權三百諸侯不奉攘夷詔却征我抑何心也。尚志獲書心抱危懼遂不得要領而去。二月老中小笠原長行率幕兵數千來陣廣島使淺野茂長召毛利讚岐等以下吉川監物太急士民鼎

沸議不輒決或曰勿應奸吏命或曰宜一舉擊奸吏長行等却之慶親徒容諭曰吾既奉幕府命自表恭順至今俄變之則不祥也。四月使宍戶備後毛利伊織福間式部平野鄉右衛門今田靱負等至廣島長行乃欲傳幕命裁慶親以下罪時備後卧病廣島因召伊織等授削封廢立命曰不許復命後於二十日也。長防士民間之悲惋不已將大舉洩憤於長行等長行謂備後等之所激成發兵執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備後舊名山縣半藏素太郎舊名楫取素彦皆長防一時之名士也。長行乃托茂長錮備後素太郎

續日本外史 卷七  
於廣島城。初備後就執也。顧從士諭曰。汝等恭順謹  
肅。勿敢抗。幕命從士七十餘人。皆揮淚而去。伊織等  
既發。廣島將傳命慶親。長防士民遮路。伊織等不得  
達。山口慶親乃使野村右仲。飯田四郎兵衛。因茂長  
請曰。慶親已受嚴譴。而使臣亦見拘執。事皆出望外。  
是以國情紛紜。擬議無虛日。未遑拜削封命。請暫緩  
之。茂長乃告長行。長行弗聽。五月。先鋒總督德川茂  
承率兵至廣島。召毛利氏重臣。急慶親及長防士民。  
因茂長乞哀。茂長居間。屢說茂承。長行及松平宗秀  
等請以寬典處毛利氏。曰。竊聞督府裁毛利氏罪太

深刻也。若果然。則長防士民沸騰。恐不奉命焉。夫長  
防士民仰毛利氏扶助。殆三百年。遽削其地。斥其主。  
則將曰。君辱則臣死焉。幕府舉天下兵。勦滅二國。猶  
磐石壓卵也。然外有點虜窺隙。內成列藩割據之勢。  
一旦動干戈。勢遂不可止也。顧天下治亂。幕府興廢。  
蓋在斯。一舉故處之不寬。則事終難平。請審察內外  
形勢。再議之。茂承。長行等弗納。長防士民又因茂長  
控訴曰。備後素太郎所拘執。未審其事由。臣之奉命  
於外者。固無受譴之理。萬一有罪。則宜下教責其主。  
其主自有所處也。而事不出於此。何乎。乃賴貴藩力。

以望申救耳。是時慶親已傳削封廢立命於封內。徧與士民議之。士民皆曰。幕府罪我。不公不平。豈有奉命之理耶。不如致身以殉國也。遂分兵扼要衝。大修守備。經幹憂之。百方說諭。衆不肯服焉。經幹乃致書廣島曰。國情洶洶。殆不可制也。請緩復命期。茂承乃使茂長傳命曰。慶親刻期而遷延。吾唯有討而已。長防士民間之。益憤恚。拒其復命。慶親與元德元蕃元周元純及經幹相議曰。嘗欲勤王事。以安宸襟。不自揣力。獻替可否。遂為奸吏所忌。今也將軍來討。願生存無益於世。不如戰守致身於社稷也。乃更名敬親。

報茂長曰。吾家自古臨戰必先奏焉。故因卿以聞。六月五日。使人還付削封廢立令書於廣島。茂長獲書傳之。督府茂承益怒。乃下令進兵於長防四境。十二日。東軍規我無守備。以海軍襲周防。大島據之高杉。晉作山縣狂介聞警。率兵五百擊之。東軍不撓。晉作乃設伏。佯走。東軍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斃敵將佐久間一學。東軍潰亂。棄其糧仗。航走廣島。我兵笑曰。東兵脆弱。不足共較也。十四日。東軍縱左右翼逼岩國。我兵逆戰。脇村及八幡山別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率兵三百。乘曉霧渡尾瀨川。上流衝東軍。後東

續日本外史 卷七  
軍右將木俣土佐戶塚左大夫河手主水等敗走別將貫名筑後蔽苔坂而陣市之進分兵自山上狙擊筑後傷而退左將原田兵庫中根善次郎建部造酒亦已潰海路駕輕舸而走我兵取大竹小方玖波東將神原政敬與井伊直安陣四十八阪市之進小五郎合兵縱火襲之政敬直安不能支退保大野我兵進取四十八阪據之是日斬獲頗多已而贈書東將井伊神原二氏曰卿等太疎於武事不嘗類乃祖號勇何其怯乎吾擒卿等兵極多今視其尪弱而不忍殺之也乃每俘附金五兩放還之因榜大竹久波曰

嚮屢託安藝候嘆訴幕府幕吏弗納遂拘留我使臣其暴戾不可言也我將大舉東入京師有所奏因假道於安藝甲東軍受累敗之餘衆意沮喪井伊直憲以下諸將置兵於大野廿日市退投廣島老中松平宗秀在廣島聞警縱備後素太郎以緩我憤激於是二人得歸當是時我部將井上聞多大村永敏以兵千二百軍石見津和野松平武聰松平定安阿部正方兵來逼我兵擊却之進拔濱田城盡略石見時高杉晉作山縣狂介以見兵三千守赤馬關先是佛艦自橫濱西過赤馬關致意曰自國已與日本政府締

盟約。故不得不為政府討叛者。貴藩其計之。乃留書。西抵長崎。晉作等相議曰。及其不再來。當舉事。七月二十七日。出兵拔豐前大里田之浦。將襲小倉。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幹不能支。火城而逃。我兵追躡。日寤。忠幹兵以散。積怨。時佛艦再來。破赤馬関。敬親使人謂曰。東軍襲我大島。火我聚落。多殺亡辜。而小倉背隣交啓。東軍攻擊日急。我豈坐受兵哉。應接論辨未了。會英艦來居間和解之。佛艦乃去。或曰。幕府囑佛人以劫我也。八月。我兵進拔大野。廿日市據之。茂承危懼。遂棄廣島牙營。托病逃大阪。於是東軍悉退。九

月。忠幹因島津細川二氏乞哀。二氏使人來解我愠。敬親納之。乃與忠幹議和。忠幹陳謝。豐前稍安。而我兵屯大野。廿日市者。將進逼廣島。幕吏勝安芳者。諭我部將廣澤兵助。井上聞多解兵助。聞多等以安芳有禮。收兵而還。先是。將軍家茂薨於大阪。中納言慶喜在京師憂之。移手書促豐信等入朝。豐信辭以病漸革。三年二月。詔召之。宗城久光。慶永。齊正等皆應。救入京師。豐信謂時勢切迫。力疾入朝。以不得不獻鄙見也。乃令士民曰。客歲蒙朝召。已再三。吾不幸罹疾。不得以應命。今也。新帝在上。而將軍亦新紹職。

吾且力疾入京師。為國家獻一議而後已矣。然事頗重大。闔國士民其勿期吾生還。四月與族山內整之助。以兵三千入京師。次大佛方廣寺。朝議為之動。慶喜容保等憂懼。避豐信不輒相見。豐信遂不得與之議。六月後病。就國。憂憤不能自已。九月致書幕府曰。自洋艦航內海。物議紛紛。東伐西討。殆無寧日。輒招外國輕侮者。蓋因政令出於二途也。而天下耳目之所屬。亦不同。終馴致今日之勢矣。抑近時形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焉。願可還政權於王室。建萬國並立之基。以應時變也。乃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

郎等。慫恿慶喜解政權。慶喜召象次郎及薩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諮詢之。二人固執前議。慶喜意即決。豐信在國聞之。猶恐其生奇變。益修方廣寺營。運輸軍須。欲以大兵護京師。無幾。詔召前田齊泰。伊達慶邦以下。久光。豐信等三十三將。敬親聞之。十二月。使族毛利元功。及國老毛利工匠。率兵五千。東至兵庫。慶喜使人留之。我部將山田市之進。參謀交野十郎等弗肯。是月八日。豐信與茂久。茂長。各率兵三千。入京師。是夜入朝。朝議徹曉。詰旦。詔免慶喜及容保等職。併廢幕府。許毛利氏兵入京師。慶喜怏怏弗懌。



其僚屬將士亦紛論激發。將斥豐信。茂久豐信與茂久茂長自將兵入護禁闕。十日詔補豐信議定職。左膳象次郎等亦相尋補參與。十一日元功工匠等入京師。詔復敬親以下一族官爵。實美季知等五人在筑前者亦皆奉勅入京師。詔復其官爵。初文久中實美季知等奉勅議攘夷策。為幕吏所忌。遂奔長門。倚毛利氏。尋徙筑前。其在邊陲前後六年。至是再得拜天日。明治元年二月。敬親元德相踵入朝謝恩。詔拜敬親於從二位參議。元德於從三位左近衛中將。尋討與德川慶喜反逆者。敬親豐範等奉命出兵東北。

諸道進討。與越諸賊。五月佐竹義堯與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奉詔討松平容保。無幾慶邦齊憲等皆叛。獨義堯與相馬充胤生駒親敬謀出討容保。賊將酒井忠篤等遮之。義堯據秋田專唱勤王。時四邊皆與容保無敢應義堯者。從三位澤為量以討會副將來。在秋田城。義堯與為量苦之。慶邦齊憲等欲說降義堯。義堯不應。其部下亦憤激。斬慶邦使者某等數人。徇軍門以表勤王無二心。慶邦乃發兵逼秋田。義堯與族義謙等擊却之。慶邦怒與齊憲忠篤及南部利剛等分兵三道來攻。我兵連戰不利。部下將士多死。

之至是充胤親敬等皆降賊。七月義堯欲謀津輕承昭夾擊賊兵會賊兵乘勝縱火我外郭來侵義堯窘迫或勸義堯降先是討會總督九條道孝參謀醍醐忠敬在仙臺以鎮撫東北而慶邦已通意於賊容保等誘殺官軍參謀世良脩藏時有流言慶邦部下密謀害道孝等道孝忠敬悸惧逃至盛岡盛岡城主南部利剛亦既與慶邦通拒道孝等道孝忠敬遂來投秋田報急於江戶乞援大總督府初義堯為量等守秋田城也屢報急使者皆為賊所殺至是始得達江戶大總督熾仁親王鎮將三條實美等聞報大驚急

發鹿兒島佐賀高知島原平戶諸藩兵二千自海路赴援是時慶邦等兵日薄秋田攻擊益急而援兵未至秋田孤立敗迫旦夕而將士猶嬰壁力戰拒賊會官軍掩至於是義堯兵大振日與賊戰遂大破之慶邦兵退保駒峰道孝遣鹿兒島佐賀高知諸將士擊走之齊憲利剛等兵亦日退蹙慶邦以下賊將皆降於官軍是月豐信陞從三位權中納言十月道孝忠敬為量等凱旋義堯從而入朝獻捷闕下帝感喜焉詔授義堯從三位左近衛中將手賜裳衣勞之

續日本外史  
卷七

續日本外史卷之七終  
[The following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續日本外史卷之七終

